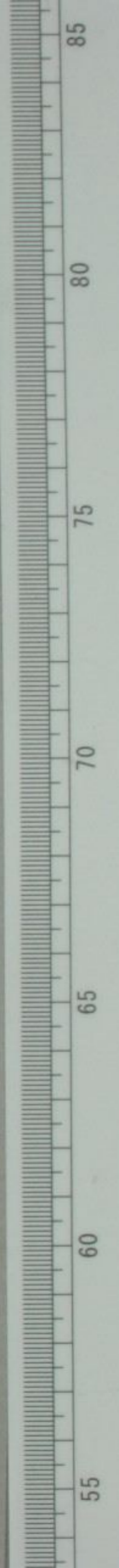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74



文庫 11
D 292
74

宋史卷二百八十八

列傳第四十七

豐府儀同三司程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永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任中正 弟中師

周起

程琳

姜遵

范雍 孫子奇曾孫坦

趙積

任布

高若訥

孫沔

任中正字慶之曹州濟陰人父載右拾遺中正進士及第為池州推官歷大理評事通判邵州改大府寺丞通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二百八十八

列傳

判濮州以翰林學士錢若水薦遷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大名府轉運使陳緯徙陝西舉中正自代太宗曰朕自知之召爲秘書丞江南轉運副使中正軀幹頎長帝擇大筭命內臣取緋衣之長者賜之至部歲大稔民出租賦平糴皆盈羨發運使王子興欲悉調餉京師中正曰東南歲輸五百餘萬而江南所出過半今歲有餘或歲少歉則數不登惠及吾民矣乃止擢監察御史兩浙轉運使民饑中正不俟詔發官廩振之按晉州盛梁獄論如法遷殿中侍御史判二司憑由司旣而有與梁善者密中之出爲荆湖轉運使遷左司諫直史館知梓州

擢樞密直學士代張詠知益州在郡五載遵詠條教蜀人便之知審刑院出知并州遷給事中權知開府大中祥符九年拜尚書工部侍郎樞密副使馬知節知密院改同知院事明年曹利用爲樞密使復爲副使再進兵部侍郎叅知政事仁宗在東宮時以右丞兼賓客遷工部尚書帝旣卽位乃拜兵部尚書中正素與丁謂善謂且貶左右莫敢言者中正獨營救謂降太子賓客知鄆州中正弟尚書兵部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中行右正言中師皆坐貶頃之以母老徙曹州遷禮部尚書卒贈尚書右僕射謚康懿初中正母入謁禁中與陳彭年

王曾張知白妻同見真宗命中正母爲班首且賜坐中
正事親孝平居簡素而飲食極豐美

中師字祖聖進士及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平陸縣真
宗將祀汾陰命陳堯叟判河中府以經制祀事辟掌牋
奏累遷著作佐郎歷知千乘襄邑縣改秘書丞以張知
白薦遂爲右正言中正貶中師亦降太常博士監宿州
酒稅未幾通判應天府曹利用辟爲群牧判官徙知滑
州入爲開封府判官累遷尚書度支郎中直史館知澶
州以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視事之明日史白故
事當謁諸祠廟而解有淫祠中師遽命撤去之兼市船

使市船置使自此始還爲諫議大夫判尚書刑部加集
賢院學士再知澶州未行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許
便宜從事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先是轉運使韓瀆急
於籠利自薪芻蔬果之屬皆有筭而中師盡奏蠲之康
定中任布守河陽數上書論事帝欲用之呂夷簡薦中
師才不在任布下遂並召爲樞密副使明年建北京令
中師領脩廷進給事中宜撫河東不行求補郡以尚書
禮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求內徙得知陳州踰
年上書言臣老矣家本曹人願得守曹遂以知曹州改
戶部侍郎明年請老拜太子少傅致仕進少師卒贈太

子太傅謚安惠中師性樂易平居自奉甚儉約晚知養生之術號大塊翁

周起字萬卿淄州鄒平人生而豐下父意異之曰此兒必起吾門因名起幼敏慧如成人意知衛州坐事削官起才十三詣京師訟父寃父廼得復故官舉進士授將作監丞通判齊州擢著作佐郎直史館累遷戶部度支判官真宗北征領隨軍糧草事以右正言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尋爲東京留守判官判登聞鼓院封泰山轟御史中丞考制度副使所過得株訪官吏能否及民剝病以聞東封還近臣率頌功德起獨以居安爲戒進

金部員外郎判集賢院初置糾察刑獄司因命起起廼請諸已決而事有所枉及官吏非理榜掠者並聽受訴從之擢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起聽斷明審羣無留事真宗嘗臨幸問勞起請曰陛下昔龍潛於此請避正寢居西廡詔從之名其堂曰繼照起嘗奏事殿中適仁宗始生帝曰卿知朕喜乎宜賀我有子矣卽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改勾當三班院兼判登聞檢院從祀汾陰留權知河中府徙永興天雄軍所至有風烈數賜書褒諭三遷右諫議大夫知并州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進禮部侍郎爲樞密副使嘗與寇準過同列曹瑋

家飲酒既而客多引去者獨起與寇準盡醉夜漏上乃歸明日入見引咎伏謝真宗笑曰天下無事大臣相與飲酒何過之有起素善寇準準且敗起亦罷爲戶部郎中知青州又降太常少卿知光州稍遷秘書監徙楊杭二州又徙應天府復爲禮部侍郎判登聞鼓院以疾請知潁州徙陳州汝州卒贈禮部尚書謚安惠起性周密凡奏事及答禁中語隨輒焚草故其言外人無知者家藏書至萬餘卷起能書弟超亦能書集古今人書并所更體法爲書苑十卷累官主客郎中起子延荷以孝友聞官殿中丞延雋頗雅厚官太常少卿

程琳字天球永寧軍博野人舉服勤辭學科補泰寧軍節度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監左藏庫召試直集賢院改太常博士權三司戶部判官契丹館伴使契丹使者謂琳曰先皇帝嘗通使承天太后獨無使何也琳曰南北兄弟也先皇帝視承天猶從母故無嫌今皇太后迺嫂也禮不通問契丹使者語屈後脩真宗實錄而大中祥符以來起居注闕琳追述上之遂脩起居注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權三司使范雍使契丹命琳發遣三司使大倉贍軍粟陳腐不可食歲且饑琳盡發以貸民凡六十萬斛饑民賴以

全活而軍得善粟鹽鐵官任布請鑄大錢一當十度支
判官許申請以銅鐵雜鑄下其議琳曰第五琦用大錢
法卒不可行乞令申試之鑄卒不就契丹遣蕭蘊杜防
來蘊出位圖示琳曰中國使者坐殿上高位今我位乃
下請升之琳曰此真宗所定不可易防曰大國之卿可
以當小國之君琳曰南北雖兩朝無大小之異卿嘗坐
我殿上我顧小國耶防無以對宰相將許之琳曰許其
小必啓其大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
尤器之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矣時歲饑上疏請罷諸
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租賦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上

元張燈州人夜聚遊嬉琳戒曰有火則隨救之母白也
已而果有火終宴人無知者或告振武軍變琳曰軍中
動靜我自知之苟有謀不待告也遷給事中權知開封
府王蒙正子齊雄捶老卒死貸妻子使以病告琳察其
色辭異令有司驗得捶死狀蒙正連姻章獻太后家太
后謂琳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琳曰奴無自
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嘿然遂論如法外戚吳氏
離其夫而挈其女歸夫訴於府琳命還女吳氏曰已納
宮中矣琳請於帝曰臣恐天下人有竊議陛下奪人妻
女者帝亟命出之笞而歸其妻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

士復爲御史中丞不拜以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再知開封府改三司使出納尤謹禁中有所取輒奏罷之內侍言琳專琳曰三司財賦皆朝廷有也臣爲陛下借於臣何有帝然之或請併天下農田稅物名者琳曰合而爲一易於勾校可也後有興利之臣復用舊名增之是重困民無已時也再遷吏部侍郎遂叅知政事遷尚書左丞時元昊反猶遣使來朝衆請按誅之琳曰遣使常事也殺之不得後使者益驕橫大臣患之琳曰始不殺無罪也今旣驕橫可暴其惡誅之國法也又何患耶又議重賄哨廝囉使討賊得地卽與之琳曰使哨廝囉得地是復生一元昊矣不若用間使二羌勢不合中國利也故樞密副使張遜第在武成坊其曹孫偕才七歲宗室女生也貧不自給乳媪擅出券鬻第琳欲得之使開封府吏密諭媪以借幼宜得御寶許鬻乃售乳媪以宗室女故入宮見章惠太后旣得御寶琳乃市取之又令吏市材木買婦女已而吏以贓敗御史按劾得狀降光祿卿知潁州頃之爲戶部侍郎尋復吏部知天雄軍又以左丞爲資政殿學士及建天雄軍爲北京內侍皇甫繼明主營宮室欲侈大以要賞琳以爲方事邊陲又事土木以困民不可旣而繼明數有論奏帝遣御

史魚周詢按視遂罷繼明命琳獨主之遷工部尚書加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改武昌軍節度使知永興軍陝西安撫使以宣徽北院使判延州仍爲陝西安撫使元昊死諒祚立方幼三大將分治其國議者謂可因此時以節度使啖三將使各有所部分以弱其勢可不戰而屈矣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議者惜其失幾旣而遣使冊命夏人方圍慶陽琳曰彼若貪此可緩慶州之難矣具禮幣賜予之數移報之果喜卽日迎冊使慶陽之圍亦解嘗獲戎首不殺戒遣之夏人亦相告毋捕漢民久之以五百戶驅牛羊扣邊請降且

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中亂願自歸琳曰彼詐也契丹至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聞夏人方捕叛者此其是邪不然誘我也拒不受已而賊果以騎三萬臨境上以捕降者爲辭琳諜知之閉壁倒旗戒諸將勿動賊疑有備遂引去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琳持重不擾前後守魏十年度要害繕壁壘增守禦備植雜木數萬曰異時樓櫓之具可不出於民矣人愛之爲立生祠改武勝軍又換鎮安軍節度使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爲國守邊未報得疾卒贈中書令謚文簡琳爲人敏厲深嚴長於政事辨議一出不肯下人然性嗇於

財而厚自奉養章獻太后時嘗上武后臨朝圖人以此薄之

姜遵字從式淄州長山人進士及第爲蓬萊尉就辟登州司理叅軍開封府右軍巡判官有疑獄將抵死遵辨出之遷太常博士王曾薦爲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開封府判官知吉州高惠連與遵有隙發遵在廬陵時賊事按驗無狀猶降通判延州復入爲侍御史判戶部勾院利州路饑以遵爲體量安撫遷知邢州仁宗卽位徙滑州爲京東轉運使徙京西未幾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建言三司開封府日接賓客廢事有詔禁止

歷三司副使再遷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奏罷咸陽軍民亢氏歲貢梨召拜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卒贈吏部侍郎遵長於吏事爲治尚嚴猛所誅殘者甚衆在永興太后嘗詔營浮屠遵毀漢唐碑碣代磚甃旣成得召思范雍字伯純世家太原曾祖仁恕仕蜀爲宰相祖從龜刑部侍郎入朝改右屯衛將軍後葬河南遂爲河南人雍中進士第爲洛陽縣主簿累官殿中丞知端州遷太常博士寇準辟爲河南通判還判三司開拆司河決滑州選爲京東轉運副使歷河北陝西轉運使人爲三司戶部副使又徙度支以尚書工部郎中爲龍圖閣待制

陝西都轉運使還提舉諸司庫務勾當三班院環原州屬羌擾邊以雍爲安撫使建言屬羌因罪罰羊者舊輸錢而比年責使出羊羌人頗以爲患請輸錢如舊罪輕者以漢法贖金從之遷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雍在京東時平滑州水患以勞加龍圖閣直學士明年拜樞密副使丁母憂起復遷給事中王清昭應宮災章獻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一二小殿存爾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畏天戒也時王曾亦止之遂詔勿葺遷

尚書禮部侍郎太后崩罷爲戶部侍郎知陝州改永興軍是歲饑疫關中爲甚雍爲振恤以疾請近郡遂知河陽進吏部侍郎徙應天府又改河南府進資政殿學士陳安邊六事又請於天椎軍聚甲兵以備河北於永興軍河中府益募土兵以備陝西卽涇原環慶有警河中援之旣而元昊反拜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因言延州最當賊衝地闊而砦柵跡近者百里遠者二百里土兵寡弱又無宿將爲用而賊出入於此請益師不報元昊先遣人通款於雍雍信之不設備一日引兵數萬破金明砦乘勝至城下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守城者纔

數百人雍召劉平於慶州平帥師來援合元孫兵與賊
夜戰三川口大敗平元孫皆爲賊所執雍閉門堅守會
夜大雪賊解去城得不陷左遷戶部侍郎知安州居一
歲復吏部侍郎知河中府又爲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
兼轉運司事遷尚書左丞加大學士初完永興城或言
其非便詔止其役雍匿詔而趣成之明年賊犯定川邠
岐之間皆恐而永興獨不憂寇復徙河南府又遷禮部
尚書卒贈太子太師謚忠獻雍爲治尚恕好謀而少成
在陝西嘗請於商號置監鑄鐵錢後不可行又括諸路
牛以興營田亦隨廢頗知人喜薦士後多至公卿者狄

青爲小校時坐法當斬雍貸之子宗傑爲兵部員外郎
直史館歷陝西轉運使先雍卒宗傑子子奇

子奇字中濟階祖雍蔭簽書并州判官以唐介薦神宗
賜對提舉修在京倉三司使又薦按覆營繕匠吏積爲
欺隱懼罪造飛語間之神宗遣大閹張茂則察其無私
勞之曰爲吏當如是無恤人言授戶部判官爲湖南轉
運副使建言梅山蠻恃險爲邊患宜拓取之後軍停開
五溪議由此起入判將作監使於遼導者改路回遠子
奇謂曰此去雲中有直道旬日可至何爲出此導者又
欲沮子奇下馬館門外子奇曰異時於中門下馬今何

以輒易導者計屈歷河東陝西河北京東四路轉運使
工部左司二郎中加直龍圖閣使河北諸郡猶權鹽奏
罷之元祐初爲將作監司農卿復使陝西以病解起知
鄭州加集賢殿修撰知河陽召權戶部侍郎刪酒戶苛
禁及奴婢告主給賞法未幾出知慶州廣儲蓄繕城柵
嚴守備羈黠羌推誠待下人樂爲用入爲吏部侍郎以
待制致仕卒年六十三子坦

坦字伯履以父任爲開封府推官金部員外郎大理少
卿改左司員外郎押伴夏國使應對合旨賜進士第權
起居舍人使於遼復命具語錄以獻徽宗覽而善之付
鴻臚令後奉使者視爲式遷殿中監知開封府再命使
遼時與邊議非時遣使以觀釁坦以不宜始禍辭其行
徽宗怒責舒州團練副使稍復集賢殿修撰知江寧府
洪楊二州召爲戶部侍郎論當十及夾錫錢之弊以便
親請外知河陽入辭徽宗曰夾錫錢之害甚於當十宜
速正之爲一道率坦至卽奏罷之政和初復爲戶部遂
改當十錢爲當三罷淮鹽入東北鬻諸州公田以實常
平又上疏言戶部歲入有限用則無窮今節度使八十
員留後至刺史數千員自非軍功得之宜減其半奉及
他工技末作一切裁損時以爲當時張商英爲相坦多

與之合及商英去言者論坦助爲匱竭之說以推衆聽
又言坦建議鬻田改常平法廢元符令及罷夾錫錢之
罪貶黃州團練副使安置韶州以赦復徽猷閣待制卒
年六十二

趙積字表微其先單父人後徙宣城爲人誠質寬厚少
好學吳大府卿田霖退居郡中名有風鑒故以女妻積
擢進士第歷平定軍判官台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知崑
山縣通判楚州遷殿中丞知通州召還同判宗正寺樞
密直學士李濬薦爲監察御史再遷侍御史判登聞鼓
院開封府判官徙三司開折憑由司帝祀汾陰爲留守

推官遷尚書兵部員外郎益州路轉運使真宗諭曰蜀
遠而數亂其利害朕所欲聞卿至悉條上之秬附常奏
毋著姓名積至數言部中事至一日章數上蒲江縣捕
劫盜不得反逮繫平民楚掠誣服積適行部意其寃馳
入縣獄問得狀悉縱之遷工部郎中召爲侍御史知雜
事同判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慎從吉知開封府
其子鈞銳受貶事連錢惟演積與王曾白其姦狀從吉
坐免惟演亦罷去改三司鹽鐵副使擢右諫議大夫集
賢院學士知益州度支市錦六千匹召工計歲織裁十
餘疋止以歲所織數上供久之或言積不達民情喜尊

大降知同州徙鳳翔京兆府三遷工部侍郎復糾察在京刑獄加樞密直學士知并州代還遷刑部侍郎天聖八年擢樞密副使遷吏部侍郎時權出宮掖積厚結劉美人家婢以故致位政府命未出人馳告積積問曰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皆以爲笑章獻太后崩罷爲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遷禮部尚書旣病乞骸骨拜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僖質

任布字應之河南人後唐宰相圓四世孫也力學家貧嘗從人借書以讀進士及第補安肅軍判官輒刺問虜中事上疏請飾邊備仍奏河北利

契丹至瀘淵真

宗識其名特改大理寺丞知安陽縣通判嘉州還知開封府司錄事通判大名府初置提點刑獄選布領荆湖南路入權三司鹽鐵判官判度支勾院京城東南有泉涌出爲築祥源觀男女徒跣奔走瞻拜布論之曰明朝不宜以神恠街愚俗遂忤宰相意又與徐奭麻汭其試開封府進士而奭潛發封卷視之降監鄧州稅徒知宿州時越州守關寇準曰越州有職分田歲入且厚今爭者頗衆非廉士莫可予乃徙布越州有祖訟其孫者醉酒詈我已而日悔哭於庭曰我老無子賴此孫以爲命也布聞知貸其死上書自劾朝廷亦不之責寇準貶布

亦徙建州累遷尚書職方員外郎丁謂既稍用爲白
波發運使歲餘判三司開拆司出爲梓州路轉運使富
順監鹽井歲久鹵薄而課存主者至破產或鬻子孫不
能償布奏除之遷祠部郎中權戶部判官擢江淮置制
發運使前使者多聚山海珍異之物以餉權要布一切
罷去召爲三司度支副使奉使契丹還知直史館知荆
南爲鹽鐵副使命管伴契丹使歷兵部刑部郎中拜右
諫議大夫知真定府或欲省河北兵布言契丹西夏方
窺伺中國備未可弛也築甬道屬滹沱河跨絕泥潦徙
滑州改天雄軍遷給事中集賢院學士知許州未幾爲

龍圖閣直學士徙澶州黃德和誣劉平降賊欲收平家
布力言平非降賊者復徙真定又徙河南府未至召爲
樞密副使布純約自守及秉政無所建明子遜嘗上書
詆大臣及布皆爲不才御史魚周詢因奏疏曰布不才
其子能知之乃以尚書工部侍郎罷知河陽議者以周
詢引遜語逐其父爲不知體改蔡州授太子少保致仕
進少傅皇祐間詔陪祀明堂稱疾不赴賜一子進士出
身遷少師始布歸洛中作五知堂謂知恩知道知命知
足知幸也卒贈太子太傅諡恭惠子達性亦恬遠尚釋
氏學歷官爲司封郎中

高若訥字敏之本并州榆次人徙家衛州進士及第補
彰德軍節度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再遷太常博士
知商河縣縣有職分田而牛與種皆假於民若納獨廢
不耕御史知雜楊偕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遷尚書主客
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改左司諫同管勾國子監遷
起居舍人知諫院時范仲淹坐言事奪職知睦州余靖
尹洙論救仲淹相繼貶斥歐陽修乃移書責若納曰仲
淹剛正通古今班行中無比以非辜逐君爲諫官不能
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復知人間有羞
耻事耶今而後決知足下非君子若納忿以其書奏貶

修夷陵令未幾加直史館以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
雜事王蒙正知蔡州若訥言蒙正起禪貶因緣戚里得
官向徙柳州物論猶不平今予之大州可乎詔寢其命
大慶殿設祈福道場若訥奏曰大慶殿非行禮不御非
法服不坐國之路寢也豈可聚老釋爲瀆慢閭文應爲
入內都知若訥言其肆橫不法請出之遂出文應爲相
州兵馬鈐轄又奏三公坐而論道今二府對纜數刻何
以盡萬幾宜賜坐從容如唐延英故事擢天章閣待制
知永興軍留判吏部流內銓出爲河東路都轉運使召
還兼侍讀權判尚書刑部丁母憂始許行服給實奉終

喪服除加龍圖閣直學士史館脩撰以右諫議大夫權
御史中丞時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數爭事上
前明年春大旱帝問所以然者若訥曰陰陽不和責在
宰相洪範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於是昌朝及育皆罷
若訥遂代育爲樞密副使王則據貝州討之踰月未下
或議招降若訥言河朔重兵所積今釋不討後且啓亂
階及破城知州張得一送御史臺劾治有臣賊狀朝廷
議貸死若訥謂守臣不死自當誅况爲賊屈得一遂棄
市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爲樞密使凡內降恩若訥多
覆奏不行入內都知王守忠欲得節度使固執爲不可
若訥畏惕少過而前騶駘路人輒至死御史奏彈之皇
祐五年罷爲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
同羣牧制置使判尚書都省止命舍人草詞卒贈右僕
射謚文莊若訥彊學善記自秦漢以來諸傳記無不該
通尤喜申韓管子之書頗明曆學因母病遂兼通醫書
雖國醫皆屈伏張仲景傷寒論訣孫思邈方書及外臺
秘要久不傳悉考校訛謬行之世始知有是書名醫多
出衛州皆本高氏學焉皇祐中詔累黍定尺以制鐘律
爭論連年不決若訥以漢貨泉度一寸依隋書定尺十
五種上之并損益祠祭服器悉施用有集二十卷

孫沔字元規越州會稽人中進士第補趙州司理叅軍
跌蕩自放不守士節然材猛過人後以秘書丞爲監察
御史裏行景祐元年禮院奏用冬至日冊后沔奏喪未
祥禫而行嘉禮非制也同安縣尉李安世上書指切朝
政被劾沔奏加罪安世殊杜天下言者請勿治黜知衡
山縣道上書言時事再貶永州監酒移通判潭州知處
州復爲監察御史再知楚州所在皆著能迹召爲左正
言論事益有直名遷尚書工部員外郎提舉兩浙刑獄
遂以起居舍人爲陝西轉運使時宰相呂夷簡求罷仁
宗優詔弗許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
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叟代已才庸負重謀
議不協忿爭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寢廢又以張士遜冠
台席士遜本乏遠識致隳國事蓋夷簡不進賢爲社稷
遠圖但引不若已者爲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
位非已不可冀復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
大名入秉朝政於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爲安以避
謗爲右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械
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
嗟隆盛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
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任於朕躬四方義士

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任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 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爲陛下報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皆謂儉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比契丹復盟西夏欵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爲安臣恐士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審切居兩月以天章閣待制爲都轉運使又遷禮部郎中爲環慶路都總管安撫經畧使知慶州元昊死諸將欲乘其隙大舉滅之沔曰乘危伐喪非中國體三司所給特支物惡而祐高軍士有語優人因戲及之沔曰此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衆命斬之徇將佐爭言此特戲爾不足深罪也沔徐呼還杖脊配嶺南謂之曰汝賴戲我前卽私議動衆汝必死而告者超遷矣明日給特支士無敢謹者歷知陝西河東都轉運使又知慶州聚戰亡遺骸葬祭之軍中感泣凡三知慶州邊人服其能遷龍圖閣直學士又遷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未至以母喪罷服除爲陝西都轉運使求知明

州會京東多盜乃以知徐州明購賞嚴誅罰盜遂止徙秦州時儂智高及沔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也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明日聞蔣偕死帝諭執政曰南事誠如沔所料宰相龐籍奏遣沔行以爲湖南江西路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沔請益發騎兵且增選偏裨二十八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叅知政事梁適折之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徼倖勝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居二日促行才與兵士百沔憂賊渡嶺而北乃檄湖南北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宴犒賊疑不敢北侵會遣狄青爲宣撫使沔與青會青與智高遇戰歸仁鋪智高敗走青還沔留治後事遷給事中及還帝問勞解御帶賜之以知杭州至南京召爲樞密副使張貴如薨追冊爲皇后命沔讀冊故事正后翰林學士讀冊沔旣陳不可用宰相護葬且曰陛下若以臣汚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遷大學士徙知青州又遷觀文殿學士知并州而諫官吳及御史沈起奏沔滯縱無檢守杭及并所爲不法乃徙壽州詔按其迹而使者

奏沔在處州時於遊人中見白牡丹者遂誘與姦及在
杭州嘗從蕭山民鄭昊市紗昊高其直沔爲恨會昊貿
紗有隱而不稅者事覺沔取其家簿記積計不稅者幾
萬端配隸其他州州人許明有大珠百沔妻弟邊珣以
錢三萬三千強市之沔爰明所藏郭虔暉畫鷹圖明不
以獻初明父禱水仙大王廟生明故幼名大王兒沔卽
補按明僭稱王取其畫鷹刺配之及沔罷去明詣提點
刑獄斷一臂自訟乃得釋杭州人金氏女沔白晝使吏
卒輿致亂之有趙氏女已許嫁莘旦沔見西湖上遂設
計取趙女至州宅與飲食臥起所刺配人以百數及罷
盜其按去後有訴寃者多以無按不能自解在并州私
役使吏卒往來青州麟州市賣紗絹綿紙藥物官庭列
大挺或以暴怒擊訴事者嘗剔取盜足後筋斷之奏至
乃責寧國節度副使蓋司坐失察皆被絀其後復光祿
卿分司南京居宿州會恩知濠州以尚書禮部侍郎致
仕英宗卽位遷戶部帝與執政議守邊者難其人叅知
政事歐陽脩奏孫沔向守環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
信最著今雖七十心力不衰中間會以罪廢然宜棄瑕
使過遂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又以爲觀文殿學
士知慶州徙延州道卒沔居官以才力聞疆直好所憚

然喜宴遊女色故中間坐廢妻邊氏悍妬為一時所傳
初陝西用兵朝廷多假邊帥倚以集事近臣出帥或驕
恣越法及汚廢後真定路安撫使呂溱繼得罪自此守
帥之權宜微矣

論曰君子惟能立身而後可以佐國中正起自陷明黨
遵積儉邪汚頗知兵而以汚敗琳有才器能斷大事然
獻武后臨朝圖於章獻君子鄙之雍任邊寄而覆軍敗
將幾不自保若訥喜申韓管子之書中師布少所建明
殆亦未足與議也

宋史卷二百八十八終

宋史卷二百八十九

列傳第四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高瓊子繼勳

范廷召

葛霸子懷敏

高瓊家世燕人祖霸父乾五代時李景據江南潛結契
丹歲遣覃使往復霸將契丹之命以乾從行使景方至
江左謀間北使與中夏構隙以紆疆場之難遂殺霸居
乾濠州聲言為汴人所殺乾在濠州主三子以江左感

高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二百八十九

列傳

一

二

弱尋羣族歸中朝給由亳州之蒙城因土著焉瓊少勇
鷲無賴爲盜事敗將磔于市暑雨創潰伺守者稍怠卽
掣釘而遁事王審琦太宗尹京邑知其材勇召置帳下
太宗嘗侍宴禁中甚醉及退太祖送至苑門時瓊與戴
興王超李斌桑贊從瓊左手執勒右手執鎧太宗乃能
乘馬太祖顧瓊等壯之因賜以控鶴官衣帶及器帛且
勗令盡心焉太宗卽位擢御龍直指揮使從征太原命
押弓弩兩班合圍攻城及討幽薊屬車駕倍道還留瓊
與軍中鼓吹殿後六班扈從不及惟瓊首率所部見行
在太宗大悅慰勞之太平興國四年遷天武都指揮使

領西州刺史明年改爲神衛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
練使車駕巡師大名命瓊與日騎右廂都指揮使朱守
節分爲京城內巡檢坐事出爲許州馬步軍都指揮使
會有龍騎亡命卒數十人因知州臧丙出郊謀劫其導
從以叛瓊聞卽白丙趣還城因自率從卒數十人挾弓
矢單騎追捕至榆林村及之賊入村後舍登墻以拒賊
首青狐猜者注弩將射瓊瓊引弓一發斃之遂悉擒送
于州丙上其事會將北伐召歸授馬步軍都軍頭領薊
州刺史樓船戰權都指揮使部船千艘赴定州又城易
州師還爲天武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端拱初

遷左廂改領富州團練使是秋出爲單州防禦使改貝州部署其出守也與范廷召王起孔守正並命焉數月廷召等皆復補兵職瓊頗悒悒時王承衍鎮定丘公主每入禁中頗知上於瓊厚承衍每寬慰之二年召還故事廉察以上入朝始有茶藥之賜至是特賜瓊焉三月遷朔易帥臣制授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歸義軍節度廷召輩始加觀察使不得與瓊比出爲并州馬步軍都部署時潘美亦在太原舊制節度使領軍職者居上瓊以美舊臣表請居其下從之戍兵有以廩食陳腐譁言者瓊知之一日出巡諸營士卒方聚食因取其飯自啖之謂衆曰今邊鄙無警爾等坐飽甘豐且知幸也衆言遂息改鎮州都部署至道中就改保大軍節度典軍如故真宗卽位加彰信軍節度充太宗山陵部署復爲并代都部署咸平中契丹犯塞其母車帳至狼山大夏上親巡河朔遣楊允恭馳往召瓊率所部出土門與石保吉會鎮定旣而傳潛以逗留得罪卽召瓊代之兵罷復還本任轉運使言其政績詔褒之咸平三年代還以手劄不任持笏詔執梃入謁授殿前都指揮使先是范廷召桑贊所將邊兵臨敵退劬言者請罪之以問瓊瓊對曰兵違將令於法當誅然陛下去歲已釋其罪今復

行之又方屯諸路非時代易臣恐衆心疑懼乃止景德
中車駕北巡時前車已與敵接戰上欲親臨營壘或勸
南還瓊曰敵師已老陛下宜親往以督其成上悅即日
進幸澶淵明年以罷兵科簡兵卒諸班直十年者出補
軍校年老者退爲本班剩員瓊進曰此非激勸之道宿
衛豈不勞乎自是八年者皆得叙補焉馬軍都校葛霸
權步軍司會以疾在告令瓊兼領二司瓊從容上言曰
臣衰老儻又有犬馬之疾則須一將總此二職臣事先
朝時侍衛都虞候以上帝至十員職位相亞易於遷改
且使軍伍熟其名望邊藩緩急亦可選用上深然之未
幾以久疾求解兵柄授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三年冬
疾甚上欲親臨問之宰相不可乃止卒年七十二贈侍
中瓊不識字曉達軍政然頗自任罕與副將參議善訓
諸子繼勳繼宣繼忠繼密繼和繼隆繼元繼勳繼宣最
知名

繼勳字紹先初補右班殿直儀狀頗偉太宗見而異之
召問其家世以瓊子對擢寄班祇候累遷內殿崇班咸
平初王均據益州以崇儀副使爲益州兵馬都監提舉
西川諸州軍巡檢公事招安使雷有終以兵五百授繼
勳守東郭二門會賊攻彌牟砦繼勳引兵轉鬪至嘉州

敗之獲黃繖金塗鎗以還有終益以勁兵復進攻二門
克之乃建幟城上諸將知城拔有終乃引軍薄天長門
賊復來拒戰會日暮有終欲少休繼勳曰賊窘矣急擊
之無失也率十數騎鏖戰身被數創血濡甲馬死更馬
以進會入內都知秦翰來援賊退保子城不敢出繼勳
潛知賊欲夜遁開圍使得潰去均卒敗滅以功遷崇義
使賊餘黨保山藪中時出剽劫乃徙綿漢劔門路都巡
檢使繼勳募惡少年偵賊動靜窮躡巖穴掩其不備悉
擒殺之又徙陝路鈴轄還朝遷洛苑使并代州鈴轄徙
屯岢嵐軍契丹聚兵五萬屯草城川繼勳登高望之謂
軍使賈宗曰彼衆而陣不整將下不也我兵雖少可以
奇取勝先伏兵山下敵見我弱必急攻我我誘之南走
爾起乘之當大潰轉戰至寒光嶺伏發契丹果敗相蹂
躪死者萬餘人獲馬牛橐駝甚衆遷殿前庫使賜金帶
錦袍領榮州刺史徙麟府州鈴轄時屯兵河外饋運不
屬繼勳扼兔毛川援送軍食師乃濟徙知環州又徙瀛
州時歲饑募富人出粟以給貧者明年大稔木生連理
者四郡人上治狀請留遷內藏庫使以宮苑使奉使契
丹還知定州遷西上閣門使昭州團練使徙鄜延路鈴
轄坐市馬虧價失官已而復爲西上閣門使榮州刺史

知冀州領果州團練使徙貝州復知瀛州仁宗卽位改東上閣門使真授隴州團練使知雄州其冬契丹獵燕薊候卒報有兵入鈔邊州皆警繼勳曰契丹歲賴漢金繒何敢損盟好邪居自若已乃知渤海人叛契丹行剽兩界也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連州防禦使又知瀛州蓋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邕州觀察使涇原路副都總管兼知渭州入宿衛出爲天雄軍都總管願復護邊旣而留不遣後爲真定府定州路都總管改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遂拜保順軍節度使馬軍副都指揮使恭謝禮成徙昭信軍節度使爲莊獻明肅太后山陵莊懿太后園陵都總管以老病乞骸骨召見便殿許一子扶掖俾勿拜聽辭管軍授建雄軍節度使知滑州河水暴溢齧堤岸繼勳雖老躬自督役露坐河上暮夜猶不輟水乃殺怒滑人德之卒年七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尉繼勳性謙有機略善撫御士卒臨戰輒勝在蜀有威名號神將子遵甫官至北作坊副使嘉祐八年遵甫正位皇后神宗卽位冊皇太后累贈繼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康王諡穆武熙寧九年帝詔宰相王珪爲神道碑御篆碑首曰克勤敏功鐘慶之碑遵甫亦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楚王

繼宣字舜舉幼善騎射頗工筆札知讀書以恩補西頭
供奉官惠民河巡督漕船會歲饑多盜兼沿河巡檢捉
賊遷閤門祇候邠州兵馬都監曹瑋守邠數與言兵薦
其可用乾興初以內殿崇班爲益州都監蜀人富侈元
夕大張燈知府薛奎戒以備盜繼宣籍惡少年飲犒之
使夜中潛誌盜背明日皆獲歷磁相邢洺都巡檢使知
安肅軍徙保州累遷禮賓使益州路兵馬鈐轄還爲西
上閤門使涇原路鈐轄兼安撫使知渭州遷四方館使
昭州刺史知雄州初元昊反聲言侵關隴繼宣請備麟
府未幾羌兵果入寇河外陷豐州擢捧日天武四廂都
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知并州俄寇麟府繼宣帥兵營陵
井抵天門關是夕大雨及河師半濟黑凌暴合舟不得
進乃具牲酒爲文以禱已而凌解師濟進屯府谷間遣
勇士夜亂賊營又募黥配廂軍得二千餘人號清邊軍
命偏將王凱主之軍次三松嶺賊數萬衆圍之清邊軍
奮起斬首千餘級其相躡藉死者不可勝計築寧遠砦
相視地脉鑿石出泉已而城五砦遷眉州防禦使卒
范廷召冀州棗強人父鐸爲里中惡少年所害廷召年
十八手刃父讐剖取其心以祭父墓弱寇身長七尺餘
有膂力嘗爲盜以勇壯聞周廣順初應募爲北面招收

指揮使世宗卽位入補衛士從征高平戰疾力遷殿前
指揮使從征淮南戰紫金山流矢中左股宋初從平李
筠李重進轉本班都知又從征太原再轉散都頭都虞
候領費州刺史太平興國中以日騎軍都指揮使從平
太原征范陽秦王廷美嘗遣親吏閻懷忠趙瓊犒禁軍
列校廷召預焉坐出爲唐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雍熙三
年議北征召入爲馬步軍都軍頭領平州刺史幽州道
前軍先鋒都指揮使與賊遇固安南破其衆三千斬首
千餘級克固安新城二縣乘勝下涿州廷召復與賊戰
中流矢而潰甲縷神色自若督戰益急詔褒之師還遷

日騎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又遷左廂移領高
州端拱初出爲齊州防禦使數月授捧日天武四廂都
指揮使領澄州防禦使二年轉殿前都虞候領涼州觀
察使鎮州副都部署大破契丹三萬衆于徐河斬首數
千級淳化二年爲平虜橋砦都部署歷并代環慶兩路
副部署王道中遣將從五路討李繼遷命廷召副李繼
隆爲環慶靈都部署廷召出延州路與賊遇白池獲米
募軍主乞羅等兵器鎧甲數萬是役也諸將失期獨廷
召與王超大小數十戰屢克捷上嘉之俄又爲并代兩
路都部署三年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河西軍節度

爲定州行營都部署咸平二年契丹入塞車駕北巡廷
召與戰瀛州西斬首二萬級逐北至莫州東三十里又
斬首萬餘奪其所掠老幼數萬口契丹遁去師還錄功
加檢校太傅益賦邑又改殿前都指揮使四年正月被
疾車駕臨問卒年七十五贈侍中廷召在軍四十餘年
由顯德以來凡親征未嘗不從善騎射嘗出獵有羣鳥
飛過廷召發矢並貫其三觀者駭異性惡飛禽所至處
彈射殆絕尤不喜驢鳴聞必擊殺之子守均至散員都
虞候濱州刺史守信內殿承制閣門祗候守宣內殿崇
班守慶更名珪後爲西京作坊副使淮南江浙荆湖制
置發運副使

葛霸真定人姿表雄毅善擊刺騎射始事太宗于藩邸
踐阼補殿前指揮使稍遷本班都知三遷至散員都虞
候雍熙中幽州之師失律大補軍校以霸爲驍騎軍都
指揮使領檀州刺史戍定州嘗遇敵唐河與戰敗走之
斬獲甚衆俄召爲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端拱初出
爲博州團練使歷潞代二州部署淳化元年擢殿前都
虞候領藩州觀察使爲高陽關副都部署進都部署凡
七戰召還制授保順軍節度典軍如故出爲鎮州都部
署徙天雄軍咸平三年車駕勞師于大名霸與石保吉

同來覲時康保裔沒于河間卽日以霸爲貝冀高陽關
前軍行營都部署二月就遷副都指揮使未幾改邠寧
涇原環慶三路都部署四年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
感德軍節度景德元年河決澶州橫隴埽命爲修河都
部署未行屬北邊有警真宗議親征以霸爲駕前西面
邢洛路都部署又副李繼隆爲駕前東面排陣使駐澶
州明年召還以功特加封邑上言朝廷居明德心喪尚
遏音樂請停迎授之制奏可是年冬以霸久典兵年且
老罷軍職授昭德軍節度并代都部署時廷臣有隸麾
下者頗擾軍民霸昏耄爲所罔真宗知之故有是召四
年夏徙知耀州霸雖懦然能謹直自持會東封表求扈
蹕旣以疾不能從車駕還次衛南疾少間迎謁行在上
嘉其意勞問久之未幾卒年七十五贈太尉子懷信懷
正懷敏懷煦懷信至如京副使懷煦內殿承制懷正博
州團練使知滄莫二州
懷敏以蔭授西頭供奉官加閣門祇候歷同提點益州
路刑獄襄鄆都巡檢使契丹知隰莫保三州累遷東染
院使康州刺史知雄州就遷西上閣門使上平燕策會
歲旱塘水涸懷敏慮契丹使至測知其廣深乃擁界河
水注之塘復如故召對邊事復還雄州改萊州團練使

濁流砦兵叛殺官吏潰去懷敏發兵掩襲盡誅其黨在
雄州五年徙滄州懷敏爲王德用姝婿德用貶亦降知
滁州陝西用兵起爲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兼涇原秦
鳳兩路經略安撫副使旣入對以曹瑋嘗所被介胃賜
之令制置鄜延環慶兩路存廢砦柵權龍神衛四廂都
指揮眉州防禦使本路副都總管知涇原遷捧日天武
四廂都指揮使鄜延路副都總管進殿前都虞候知延
州范仲淹言其猾懦不知兵復徙涇原路兼招討經略
安撫副使慶曆一年元昊寇鎮戎軍懷敏出瓦亭砦督
砦主都監許思純環慶路都監劉賓天聖砦主張貴及
緣邊都巡檢使向進劉湛趙瑜等禦敵軍次安邊砦
芻秣未絕懷敏輒離軍夜至開遠堡北一里而舍旣而
自鎮戎軍西南又先引從騎百餘以前承受趙正曰敵
近不可輕進懷敏乃少止日暮趨養馬城與知鎮戎軍
曹英及涇原路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軍都監李
岳西路都巡檢使趙璘等會兵闡元昊徙軍新壕外懷
敏議質明襲之乃命諸將分四路趣定州砦劉湛向進
出西水口涇原路都監趙珣出蓮華堡曹英李知和出
劉璠堡懷敏出定西堡知和與英督軍夜發翌日湛進
行次趙福堡遇敵戰不勝保向家峽懷敏使珣英并鎮

戎軍西路巡檢李良臣孟淵援之俄報敵已拔柵踰邊
壕懷敏入保定川砦敵毀板橋斷其歸路別爲二十四
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絕定川水泉上流以饑渴其衆劉
賀率藩兵闚于河西不勝餘衆潰去懷敏爲中軍屯塞
門東偏英等陣東北隅敵自福江三葉燮會出四面環
之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擊英軍會黑風起東北部
伍相失陣遂擾士卒攀城堞爭入英而被流矢仆壕中
懷敏部兵見之亦奔駭懷敏爲衆蹂躪幾死輿致瓮城
久之乃蘇復選士據門橋揮手刃以拒入城者趙珣等
以騎軍四合禦敵敵衆稍卻然大軍無鬪志珣馳入勸

懷敏還軍中是夕敵聚火圍城四隅臨西北譁曰爾得
非總管廳點陣圖者邪爾固能軍乃入我圍中今復何
往夜四鼓懷敏召曹英趙珣李知和王保王文許思純
劉賀李良臣趙瑜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陣走鎮戎軍
鷄鳴懷敏自諭親軍左右及在後者皆毋得動平明從
吾往安西堡以英珣爲先鋒賀思純爲左右翼知和爲
殿聽中軍鼓乃得行至卯鼓未作懷敏先上馬而大軍
按堵未動懷敏周麾者再將徑去有執鞚者勸不可懷
敏不得已而還使叅謀郭京等取芻城中未至懷敏復
上馬叱執轡者使去不聽拔劔且擊之士遂散懷敏驅

馬東南馳二百里至長城壕路已斷敵周圍之遂與諸將皆遇害餘軍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爲敵所斷其子宗晟與趙正郭京承受王昭明等還保定川初懷敏令軍中步兵毋得動及前陣已去後軍多不知者故皆得存時韓質郝從政胡息以兵六千保蓮華堡劉湛向進兵一千保向家峽皆不赴援於是敵長驅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而去奏至帝嗟悼久之贈懷敏鎮戎軍節度使兼太尉英知和珣保文質岳貴璘思純良臣及同時戰沒者及涇原巡檢楊遵龍竿城巡檢姚奠涇原都巡檢司監押董謙同巡檢唐斌指使霍達皆贈官有差復降向進等官落郝從政趙瑜職懷敏通時事善候人情故多有才薦之及用爲將而輕率昧於應變遂至覆軍帝念之賜諡忠隱子宗晟宗壽宗禮宗師皆遷官

論曰真宗澶淵之役高瓊之功亦盛矣范廷召年十八能手刃父讐瓊將磔于市幸以逃免葛霸善擊刺馬射給事藩邸皆非素習韜略者也及其出身戎行迭居節鎮而卓有可觀由所遇之得其時也或謂瓊頗自用謀議不及參佐而洞曉軍政霸雖失於異懦而能謹直自持廷召性雖癖在軍中四十年累從征討所至有功皆

不害其為驍果也廷召諸子珪為最賢霸子懷敏以戰死固皆足稱若繼宣繼勳之將業則過其父遠甚此克勤敏功鍾慶之碑所由以立歟夫以三子之自樹如此而不得與狄青郭逵同日而論者豈非拳勇之有餘而器識之不足也歟

宋史卷二百八十九

宋史卷二百九十一 列傳第四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省丞相監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書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曹利用

孫繼勳附

張者

子希一第

楊崇勳

夏守恩

弟守贊子隨

狄青

張玉孫節附

郭逵

曹利用字用之趙州寧晉人父諫擢明經第仕至右補闕以武畧改崇儀使利用少喜談辯慷慨有志操諫卒補殿前承旨改右班殿直選為鄜延路走馬承受公事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二百九十一

列傳

景德元年契丹寇河北真宗幸澶州射殺契丹大將撻
覽契丹欲收兵去使王繼忠議和擇可使契丹者利用
適奏事行在樞密院以利用應選帝曰此重事也毋輕
用人明日樞密使王繼英又薦利用遂授閣門祗候崇
儀副使奉書詣契丹軍帝語利用曰契丹南來不求地
則邀賂爾關南地歸中國已久不可許漢以玉帛賜單
于有故事利用憤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
不敢生還帝壯其言利用馳至軍中耶律隆緒毋見利
用車上車輓設橫板布食器召與飲食其從臣重行坐
飲食畢果議關南地利用拒之遣其臣韓杞來報命利
用再使契丹契丹母曰晉德我界我關南地周世宗取
之今宜還我利用思曰晉人以地界契丹周人取之我朝
不知也若歲求金帛以侍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
請利用不敢以聞其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衆
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歸則愧吾國人矣利用曰
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釁不得而
息非國利也契丹度不可屈和議遂定利用奉約書以
歸擢東上閣門使忠州刺史賜第京師契丹遣使來聘
遂命利用迎勞之知宜州劉永規馭下殘酷軍校乘衆
怨殺永規叛陷柳城縣圍象州分兵掠廣州嶺南騷動

帝謂輔臣曰向者司天占候當用兵朕固憂遠方守將非其人以起邊釁今果然曹利用曉方畧盡心于事其以爲廣南安撫使利用至嶺外遇賊武仙縣賊持健標蒙采盾衣甲堅利鋒鏑不能入利用使士持巨斧長刀破盾遂斬首以徇嶺南平遷引進使歷客省使嘉州防禦使出爲郾延路總管大中祥符七年拜樞密副使加宣徽北院使同知院事進知院事遂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利用在位旣久頗恃功天禧二年輔臣丁謂李迪爭論帝前迪斥謂姦邪因言利用與之爲朋黨利用曰以片文遇主臣不如迪捐軀以人不測之虜迪

不逮臣也迪坐是免而利用以檢校太師兼太子少保

爲會靈觀使進尚書右僕射乾興初加太僕射兼侍中

武寧軍節度使景靈宮使詔靈宮彬給公使錢歲萬緡契丹使者

蕭從順桀驁稱疾留館下不時發朝廷遣使問勞相望

於道利用請一切罷之從順乃引去加司空舊制樞密

使雖檢校三司兼侍中尚書令猶班宰相下乾興中王

會由次相爲會靈觀使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

重宮觀使詔利用班會上議者非之未幾會進昭文館

大學士王清昭應宮使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會上閣

門不敢裁帝與太后坐承明殿久之遣押班趣班閣門

惶懼莫知所出曾抗聲目吏曰但奏宰臣王曾等告謝
班既定而利用怏怏不平帝使同列慰曉之仍詔宰臣
樞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益驕尚居次相張知白上
尋召張旻於河陽爲樞密使利用疑代已始悔懼焉初
章獻太后臨朝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爲禍福而利用
以勳舊自居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予左右多怨太
后亦嚴憚利用稱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
指爪擊帶鞞左右指以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
爾邪太后頷之利用奏抑內降恩難屢卻亦有不得已
從之者人揣知之或給太后曰蒙恩得內降輒不從今
利用家媼陰譖臣請其必可得矣下之而驗太后始疑
其私頗銜怒內侍羅崇勳得罪太后使利用召崇勳戒
敕之利用去崇勳寇憤詎斥良久崇勳恨之會從子洎
爲趙州兵馬監押而州民趙德崇詣闕告洎不法事奏
上崇勳請往按治遂窮探其獄洎坐被酒衣黃衣令人
呼萬歲杖死初洎事起卽罷利用樞密使加兼侍中判
鄧州及洎誅謫左千牛衛將軍知隨州又坐私貸景靈
宮錢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命內侍楊懷敏護
送諸子各奪二官沒所賜第籍其貲黜親屬十餘人官
者多惡利用行至襄陽驛懷敏不肯前以語逼之利用

素剛遂投繯而絕以暴卒聞後其家請居鄧州帝惻然許之命其子內殿崇班淵監本州稅明道二年追復節度兼侍中後贈太傅還諸子官賜諡襄悼命學士趙槩作神道碑帝爲篆其額曰旌功之碑詔歸所沒舊產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或有恩緣以進者故及於禍然在朝廷忠蓋有守始終不爲屈死非其罪天下寃之

孫繼鄴字元嗣其先金陵人祖謙事李昇爲長劔都指揮使南伐閩援兵不至戰死父承睿時爲小校憤將兵者不如期致其父沒乃刺殺之亡去轉徙淮楚間久之入京師以策上太宗授左班殿直終左藏庫使繼鄴初以三班奉職監潯陽酒稅會宜州陳進反曹利用辟以自隨爲前驅破賊于象州六烏嶺以功遷左侍禁端州兵馬監押徙泰州永寧砦總徙城洛門改西頭供奉官晁迥薦爲閣門祇候上禦戎策十數事又用曹瑋薦爲鄜延路兵馬都監徙知環州累遷崇儀副使會修築洪德砦與總兵者論事不協絀爲冀州兵馬都監起知保安軍徙涇州使契丹樞密使曹利用欲用之繼鄴惡其權盛陰知利用將有禍數以疾辭遂除左龍武軍統軍致仕利用貶復爲崇儀副使遷供備庫使知石州徙保

州領恩州刺史知雄州累遷西上閣門使擢爲龍神衛
四廂都指揮使端州防禦使出爲環慶路副都總管道
改涇原路兼知渭州建言蕭關故道前控大川善水草
賊騎所從出也議得屬羌與奉賜且羈其會領使爲藩
籬則可無西顧憂矣爲步軍都虞候徙真定路卒

張耆字元弼開封人年十一給事真宗藩邸及即位授
西頭供奉官嘗與石知顥侍射苑中連發中的擢供備
庫副使帶御器械咸平中契丹犯邊以功遷南作坊使
昭州刺史天雄軍兵馬鈐轄邊兵未解徙鎮州行營鈐
轄又徙定州契丹圍望都耆與諸將從間道往援北至

城已陷矣耆與敵戰身被數創殺契丹梟將遲明復戰
而王繼忠爲契丹所執耆還因言天道方利先舉者請
大舉討之及上興師出境之日帝以問輔臣以爲不可
遷昭州團練使并代州鈐轄明年契丹兵復入帝欲親
征耆奏邊事十餘條多論兵貴持重及所以取勝者召
還入對帝曰卿嘗請北伐契丹入塞與卿所請興師之
日同悔不用卿策今領守澶州而未得人如何耆請行
帝喜命爲駕前西面鈐轄令至澶州候契丹遠近耆馳
騎往改東面排陣鈐轄事平會曹州趙諫告耆受金爲
人求薦禮部貶供備庫使潞州都監久之事稍辨復官

管勾皇城司 帝以耆歷河東捻邊事召耆至宣和閣問地里險易狀耆因言雲應蔚朔四郡間遣人以文移至并代間非覘邊虛實卽欲熟道路宜密諭代州使自雲應蔚至者由大石谷入自朔至者由士塏入餘間道皆塞之以示險景德罷兵耆與曹璨李神祐岑保正閱軍籍請汰罷癯者遷英州防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從帝東封遷絳州防禦使殿前都虞候時建王清宮耆奏疏謂殫國財力非所以承天意遷相州觀察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從祀汾陰授威塞軍節度使進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罷制河陽丁父母憂起復徙武寧軍節度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累遷鎮安軍淮南節度使判壽州遣中書舍人張師德就賜告敕尋召爲樞密使兼羣牧制置使會靈觀使先名旻至是表改名耆加尚書左僕射歷河陽泰寧山南東道昭德軍節度使進兼侍中封鄧國公章獻太后崩以左僕射護國軍節度出判許州移襄鄧孟許陳壽六州封徐國公耆爲人重密有智數真宗在東宮嘗命授以諭語左氏春秋後又賜展戒二十條及聖政記冊府元龜故頗知傳記及術數之學言象緯輒中章獻太后微時嘗寓其家耆事之甚謹及太后預政寵遇最厚賜第尚書省西凡

七百楹安佚富盛踰四十年家居爲曲闌積百貨其中
與群婢相貿易有病者親爲診切以藥債之欲錢不出
也所歷藩鎮人頗以爲擾然御諸子嚴日一見之卽出
就外舍論者亦以此多之以太子太師致仕卒贈太師
兼侍中諡榮僖子二十四人得一慶曆中守貝州妖人
王則作亂不能死又與之共禮儀伏誅可一坐與群婢
賊殺其妻棄市利一馬練使誠一客省使樞密都承旨
希一字簡翁以父耆任累官引進使歷知冀邢等九州
貝州叛希一先引兵至得共水門猶絀兄得一累監洪
州鹽復爲河北緣邊安撫副使請徙邊兵內地以寬糴
費每州歲爲市平以糴邊穀使人不能高下其價戍卒
之孥給糴先軍士一日使其家爲伍保坐以逃士之累
皆著爲法徙成都利州路鈐轄真定府路總管累使遼
及館客遼人嘗以雄州不當禁漁界河及役白溝兩屬
民爲言希一曰界河之禁起於大國統和年今文移尚
存白溝本輸中國田租我太宗特除之自是大國侵矣
立稅故名兩屬惡有中國不役之理遼人詞塞以均州
防禦使提舉集禧觀卒弟利一
利一字和叔以蔭補供奉官九州都監提點京東淮南
刑獄知莫冀二州爲河北緣邊安撫都監兼閭門通事

舍人知廣信軍謀告遼人宋元寇邊利一置酒高會於
譙門元率衆遁去徙知保州雄州累遷西上閣門使嘉
州團練使遼人刺兩屬民爲兵民不堪其辱利一綏來
之有大姓舉族南徙慕而來者至二萬利一發廩振恤
且移詰涿州自是不敢復刺巡檢趙用有罪坐不察舉
改衛州鈐轄久之爲定州路鈐轄進馬部軍總管徙真
定大名府路歷知代滄瀘鄭相州務雄州團練使

楊崇勳字實臣薊州人祖守斌事太祖爲龍捷指揮使
父全美事太宗爲殿前指揮使崇勳以父任爲東西班
承旨事真宗于東宮帝嘗日聞若嗜學吾授若書崇勳

自是稍通兵法及前代興廢之事真宗卽位遷左侍禁
西頭供奉官寄班祇候雷有終討王均崇勳承受公事
以奏捷擢內殿崇班累遷西上閣門使羣牧都監改副
使以左衛大將軍恩州刺史爲樞密都承旨尋提舉樞
密諸房通進銀臺司事以英州防禦使爲馬軍都虞候
并代州馬步軍副都總管留爲客省使領羣牧使真宗
久不豫寇準罷入內副都知周懷政謀奉帝爲太上皇
傳位太子復相準嘗以謀訪崇勳崇勳以變告丁謂得
其辭夜造曹利用共議發之翌日誅懷政擢崇勳鄧州
觀察使不拜乃以內客省使領桂州觀察使復兼羣牧

使初羣牧置使皆以文臣領之崇勳曰馬者戰備雖無事可去邪仁宗卽位以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陳州授殿前都虞候真定府定州路副都總管知定州歷馬軍副都指揮使殿前都指揮使振武軍節度使拜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宮中火爲修葺副使又歷鎮南定武軍山南東道節度使章獻與仁宗言先帝最稱崇勳質信可任大事乃進樞密使百官詣洪福院上章懿冊退而立班奉慰宰相張士遜過崇勳園飲日中期不至御史中丞范諷劾奏與士遜俱罷以同平章事河陽三城節度使判許州翌日改陳州景祐初懷政家人訟寃

遂罷同平章事知壽州徙亳州復知陳州契丹將渝盟朝廷擇將備邊崇勳請行復拜同平章事判定州旣而老不任事徙成德軍又徙鄭州坐其子宗誨納賕枉法以左衛上將軍致仕改太子太保卒贈太尉謚恭密尋改謚恭毅崇勳性貪鄙又任軍職當真宗時每對輒肆言中外事喜中傷人人以是畏之在藩鎮日嘗役兵工作木偶戲人塗以丹白舟載鬻於京師

夏守恩字君殊并州榆次人父遇爲武騎軍校與契丹戰歿時守恩纔六歲補下班殿侍給事襄王宮累遷西頭供奉官真宗卽位四遷至北作坊使普州刺史帝幸

澶淵守恩從行數見任使遷博州刺史歷龍神衛捧日
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泰州防禦使帝不豫中宮預政以
守恩領親兵倚用之擢殿前都虞候以安遠軍節度使
觀察留後管勾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事天聖初加步
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使爲永定陵總管雷允恭
邢中和徙皇堂穿地得水泉土石相半人疫功不就守
恩以聞允恭等伏誅徙節河陽三城歸本鎮知澶相曹
三州并代路馬步軍都總管歷天雄泰寧武寧節度使
爲真定府定州路都總管守恩所至恃寵驕恣不法其
子元吉通路遺市物多不予直定州通判李參發其贓

命侍御史趙及與大名府通判李鉞鞫問得實法當死
帝命貸之除名連州縲管平貶所

守贊字子美初守恩給事襄王邸王闕其兄弟守恩言
守贊四歲而孤日侍王邸不得時撫養心輒念之王爲
動容即日召入宮而憐其幼聽就外舍後二年復召入
王乳母齊國夫人使傅婢拊視之稍長習通文字王爲
太子守贊典工作事及卽位授右侍禁李繼遷叛命使
綏夏伺邊釁遷西頭供奉官寄班祇候帝幸大名爲駕
前走馬承受康保裔與賊戰沒部曲畏誅聲言保裔降
賊密詔守贊往察之守贊變服入營中廉問得狀還奏

稱旨詔恤保裔家以守贇爲真定路走馬承受公事帝幸澶淵及祀汾陰皆爲駕前巡檢累遷東綾錦副使從幸亳州命修行宮轉崇儀使提舉倉草場帝甚親信之遣中使問守贇曰欲管軍乎爲橫行使乎守贇曰臣得日近冕旒足矣尋遷西上閣門使提舉諸司庫務以石千牛衛大將軍昭州刺史爲樞密都承旨兼領三班院每契丹使至與楊崇勳迭爲館伴副使凡十餘年擢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改馬軍并代州都總管累遷步軍馬軍殿前副都指揮使建武鎮東保大軍節度使俄以修大內勞除殿前都指揮使徙定國軍節度使守恩坐賊廢守贇亦以鎮海軍節度使罷管軍之本鎮踰年徙定州路都總管召知樞密院事既入見帝問西事守贇言平時小障屯兵馬不及千餘賊兵盛至固守不暇安能出鬪邪宜併其兵以據衝要伺便邀擊功或可成帝然之劉平石元孫敗人有以降賊誣告者守贇頗辨其枉引康保裔事爲質自請將兵擊賊換宣徽南院使陝西馬步軍都總管兼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命勾當御藥院張德明黎用信掌御劍以隨之然守贇性庸怯寡方略不爲士卒所服尋詔駐軍河中居數月徙屯鄜州其子隨爲陝西緣邊招討副使時晏殊宋綬知樞密院

又召守贇同知院事隨卒守贇請罷以宣徽南院使天
平軍節度使判澶州以疾徙相州疾稍平復爲真定府
定州等路都總管未至徙高陽關就判瀛州卒贈太尉
諡忠僖

隨字君正頗好儒術多從士大夫游以父蔭爲茶酒班
殿侍遷右班殿直仁宗在東宮爲率府副率兼春訪謁
者及卽位除內殿承制閣門祗候累遷西上閣門使出
爲天雄軍兵馬鈐轄以母疾召還領三班院再遷四方
館使營州刺史出知衛州真拜韶州團練使徙邠州遷
秦州防禦使元昊反爲鄜延路副都總管隨本名元亨

與元昊有嫌因奏改焉尋徙還慶路未幾復還鄜延元
昊爲書及錦袍銀帶投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與
同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獨隨曰此行間爾士彬
與羌世仇若有私約通贈遺豈使衆知邪乃召士彬與
飲厚撫之士彬感泣後數日果擊賊斬首獲羊馬自效
及守贇知樞密院事耀州觀察使知亳州劉平石元孫
敗以隨知河中府守贇經略安撫陝西留領會靈觀事
守贇還復爲陝西副都總管兼緣邊招討副使帝日朝
廷方以邊事委卿卿毋以父在機密爲嫌時隨已病次
陝州卒贈昭信軍節度使諡莊恪隨在邊陲無多戰功

然慎重少過

論曰曹利用投身不測之淵以口舌啖契丹使河北七十年無鋒鏑之虞勳業固偉矣嶺南之戰亦豈可少哉特功怙寵禍萌而弗悟可悲也已者崇勳二夏奮闖茸位將相皆驕侈貪吝恃私恩違清議君子所不取也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初隸騎御馬直選爲散直寶元初趙元昊反詔擇衛士從邊以青爲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時偏將屢爲賊敗士卒多畏怯青行常爲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金湯城略宥州屠囉咩歲香毛奴尙羅慶七家口等族

燔積聚數萬收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賊要害嘗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卽挺起馳赴衆爭前爲用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尹洙爲經略判官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薦於經略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以功累遷西土閣門副使擢秦州刺史涇原路副都總管經略招討副使又加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惠州團練使仁宗以青數

有戰功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元
昊稱臣徙真定路副都總管歷侍衛步軍殿前都虞候
眉州防禦使遷步軍副都指揮使保大安遠二軍節度
觀察留後又遷馬軍副都指揮使青奮行伍十餘年而
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常敕青傳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
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爾臣願
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以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擢樞
密副使皇祐中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又破沿江
九州圍廣州嶺外騷動楊略等安撫經制蠻事師久無
功又命孫沔余靖爲安撫使討賊仁宗猶以爲憂青上
表請行翌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
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遂
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置
酒垂拱殿以遣之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
次濱州先是蔣偕張忠皆輕敵敗死軍聲大沮青戒諸
將毋妄與賊鬪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
以步卒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
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楫曙起并召用等
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勝貽諸
將股栗已而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爲軍未卽

進青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爲陣
賊旣失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
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
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其黨黃師宓儂建中智
中及僞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人智高夜
縱火燒城遁去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
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常爲賊所俘脅者慰遣之梟黃
師宓等邕州城下斂屍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屍有衣
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耶
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舍身功也初青之至邕也會瘴

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上流士飲者多死青殊憂之一夕
有泉湧砦下汲之甘衆遂以濟復爲樞密副使遷護國
軍節度使河中尹還至京師帝嘉其功拜樞密使賜第
敦教坊優進諸子官秩初青旣行帝每憂之曰青有威
名賊當畏其來左右使令非青親信者不可雖飲食卧
起皆宜防竊發乃馳使戒之及聞青已破賊顧宰相曰
速議賞緩則不足以勸矣始交趾願出兵助討智高余
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于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
交趾爲兵賞許賊平厚賞之青旣至檄余靖無通使軍
兵卽上奏曰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

其情實且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請罷交趾助兵從之賊平人服其有遠略青在樞密四年每出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又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數有光恠請出青於外以保全之不報嘉祐中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迺罷青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二月疽發髭卒帝發哀贈中書令諡武襄青爲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

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旣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歎其勇旣而服其爲人自以爲不如也尹洙以貶死青悉力調其家事子諮詠並爲閣門使詠數有戰功熙寧元年神宗考次近世將師以青起行伍而名動夷夏深沈有智略能以畏慎保全終始慨然思之命取青畫像入禁中御製祭文遣使賫中牢祠其家

張玉字寶臣保定人以六班敵直隸狄青麾下築青澗招安砦遇夏兵三萬有馳鐵騎挑戰者玉單持鐵簡出鬪取其首及馬軍中因號曰張鐵簡以狀聞仁宗曰真

勇將也。以爲本路同巡檢。從征儂智高。抵歸仁驛。賊列三銳陳。以逆官軍。軍小卻。玉率右廂突騎橫貫賊壘。賊大潰。帝召見。使作銳陳於殿廷。下觀破賊之勢。擢爲廣西鈐轄。徙大名。進龍神四廂都指揮使。爲副都總管。諒祚攻大順城。玉以兵三千夜擊之。驚潰而去。累遷昭州防禦使。徙涇原。熙寧中。慶州卒叛。玉襲逐于石門。卒窮蹙。請降。玉斬二百人。坐奪職。降爲陵州團練使。居數月。復之。王韶開熙河。玉遷宣州觀察使。爲副都總管。河北置三十七將。以玉爲第一將。人爲馬步軍都虞侯。卒贈建雄留後。

孫節。開封人。少隸軍籍。以才勇補右侍禁。與狄青同在延州。數攻破敵。若有功。累遷西京左藏庫副使。及青討智高。辟隸麾下。至歸仁。舖節爲前鋒。直前搏戰。賊銳甚。節鑿山下。俄中槍而沒。特贈忠武軍節度留後。封其妻爲仁壽郡君。官其子二人。從子三人。給諸司副使。奉終其喪。

郭達。字仲通。其先自邢徙洛。康定中。兄遵死於敵。錄達爲三班奉職。隸陝西范仲淹麾下。仲淹勉以問學。延安清剛社募兵。誤殺熟羌將。論死。達請而免之。活壯士十二人。方議取靈武。達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

未見其利未幾涇原任福以全軍没人服其先見陳執中安撫京東奏爲駐泊將執中與賓佐論當今名將共推葛懷敏達曰懷敏易與爾他日必敗朝廷事執中始怒居數日問曰君何以知葛懷敏非名將而敗事邪曰喜功微幸徒勇無謀可禽也執中歎曰君真知兵懷敏旣覆師矣爲真定兵馬監押保州卒叛田況遺達往招之達與亂者待其臻嘗同事范仲淹馳至城下示以舊所佩紫囊臻識之卽與其黨韋實史克顯皆再拜邀達登城旣見申諭禍福衆或疑不卽下曰若降恐不免達請以身爲質於是開城降論功加閣門祗候環慶兵馬都監遭母憂不得解官凡三請乃許慶帥杜杞曠以錢四十萬謝弗受卒喪爲涇原都監拔古渭城轉通事舍人徙河北緣邊安撫都監副吳奎使契丹值其主受尊號入觀禮使還黜爲汾州都監龐籍鎮河東俾權忻州契丹來求天池廟地籍不能決以諉達達訪得太平興國中故牘證爲王士檄報之契丹愧伏湖北溪蠻彭仕義叛加帶御器械爲路鈴轄兼知澧州得蠻親信爲鄉導盡平諸隘遂破其所居桃花州仕義棄城走衆悉降遷禮賓使徙南路鈴轄知邵州武岡蠻反達討平之累遷容州觀察使仁宗山陵以達掌宿衛遷殿前都虞候

出爲涇原路副都部署治平二年以檢校太保同簽書
樞密院旋出領陝西宣撫使判渭州達雖立軍功而驟
躋政地議者不厭諫官御史交論之不聽神宗卽位遷
靜難軍留後召還言者復力爭乃改宣徽南院使判鄆
州至鄆州日徙鎮鄆延神諤受崑名山降取綏州夏人
遂殺楊定朝論以邊釁方起欲棄綏達曰虜旣殺王官
而又棄綏不守見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
旣而夏人欲以塞門安遠二砦來易朝廷許之達曰此
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遣其屬趙
高薛昌朝與夏使議唯言砦基高曰二砦之北舊有三

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爲界西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
也虜使驚不能對乃寢其請初詔焚棄綏州達匿而不
下至是帝問大臣皆莫知達始自劾向者違詔旨之罪
帝手詔褒答夏人又求以亡命景詢易名山達曰詢庸
人也於事何所輕重受之則不得不還名山恐自是蕃
酋無復敢向化矣達詢得殺楊定者首領姓名謀告將
斬之於境以謝罪達曰是且梟死囚以給我報曰必執
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達命以二人狀貌物
色詰問虜情得乃執獻之加檢校太尉雄武軍留後韓
絳主種諤計圖橫山與達議出兵達曰諤狂生爾朝廷

徒以家世用之必誤大事絳怒以爲沮撓奏召達還明年慶州亂出判永興徙秦州王韶開熙河達案其不法朝廷遣蔡確鞠之謂達誣罔落宣徽使知路州徙大原復宣徽使交趾李乾德陷邕管召爲安南行營經略招討使兼荆湖廣南宣撫使請鄜延河東舊吏士自隨將行宴於便殿賜中軍旗章劍甲以示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至廣西討拔廣源州降守將劉應紀又拔決里隘乘勝取檳榔門州大戰富良江斬僞王子洪真乾德窮蹙奉表歸命時兵夫三十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至是與賊隔一水不得進乃班師坐敗左衛將軍西

京安置屏處十年哲宗立復左屯衛大將軍致仕起知潞州進廣州觀察使知河中辭歸洛改左武衛上將軍提舉崇福宮卒輟視朝一日贈雄武軍節度使達忼慨喜兵學神宗嘗訪八陣遺法對曰兵無常形是特奇正相生之一法爾因爲帝論其詳在延安使以教兵久不就達擇諸校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尤善用偏禪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閱按之故臨陣皆盡其技李復圭治慶州之敗旣斬李信劉甫又欲罪鄜延都巡檢使白玉玉見達託以後事且泣言不得終養母達哀之不遣申救甚力得免已而玉

大捷于新砦神宗謂達曰白玉能以功補過卿之力也
每戰先招懷後戰鬪愛惜士卒不妄加誅戮其殺賊婦
女老弱者皆不賞雖坐征南無功又廢猶隱然爲一時
宿將云

論曰宋至仁宗時承平百年武夫鷙卒遭時致位者雖
有之起健卒至政府隱然爲時名將惟青與達兩人爾
青在邊境凡二十五戰無大勝亦無大敗最後崑崙一
舉頗著奇雋攷其識量亦過人遠矣達料葛懷敏之敗
如燭照龜卜一時最爲知名雖南征無功用違其長又
柯尤焉

宋史卷二百九十一

宋史卷二百九十一

列傳第五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朕朕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書院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吳育

宋綬

子敏求

李若谷

子淑孫壽

王博文

王謨

吳育字春卿建安人也父待問與楊億同州里每造億
億厚禮之門下少年多易之億曰彼他日所享非若曹
可望也累官光祿卿以禮部侍郎致仕育少奇穎博學

舉進士試禮部第一中甲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歷知
臨安諸暨襄城二縣自秦悼王葬汝後子孫從葬皆出
宦官典護歲時上冢者往來呼索擾州縣育在襄城請
凡官所須具成數毋容使者妄索羊豕悉出大官由是
民省供費殆半宦官過者銜之或中夜叩縣門索牛駕
車育拒不應異時宗子所過縱鷹犬暴民田入襄城境
輒相戒約毋敢縱者舉賢良方正擢著作郎直集賢院
通判蘇州還知太常禮院奏定禮文名太常新禮慶曆
祀儀改右正言歷三司鹽鐵戶部二判官尋以本官供
諫職元昊僭號議出兵討之羣臣曰元昊小醜也旋卽
誅滅矣育獨建言元昊雖稱蕃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
官且服叛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已僭輿服勢必不
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拊而收
之不報復上言宜先以文誥告諭之尚不賓姑嚴守禦
不足同中國叛臣亟加征討且征討者貴在神速守禦
者利於持重羌人剽悍多詐出没不時我師乘銳見小
利小勝必貪功輕進往往墮賊計中第嚴約束明烽候
堅壁清野以挫其鋒時方銳意討之旣而諸將多覆軍
者久之無功卒封元昊爲夏國主如育所議育又上言
天下久安務因循而厭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

復脩一有邊警則倉皇莫知所爲迨稍安靜則又無敢
輒言者若政令脩紀細肅財用富恩信洽賞罰明將帥
練習士卒精銳則四夷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備則乘
間而起矣又曰漢通西域諸國斷匈奴右臂諸戎內附
雖有桀黠不敢獨叛唐太宗嘗賜回鶻可汗并其相手
書納其貢奉厚以金帛真宗命潘羅支攻殺李繼遷而
德明迺降元昊第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朝貢
乃得以利啗隣境固其巢穴無肘腋之患跳梁猖獗彼
得以肆而不顧矣請募士諭唃廝囉及他蕃部離散其
黨與使併力以攻而均其恩賜此伐謀之要也因錄上

真宗時通西域諸蕃事迹除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進
翰林學士累遷禮部郎中契丹與元昊講兵元昊求納
款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育因上疏曰
契丹受恩爲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懼
今二蕃自鬪鬪久不解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
亟納元昊臣恐契丹窺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豪髮之
助而太行東西且有煙塵之警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
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而歸我所疑也若無他者
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
能投謝轅門卽聽內附若猶堅拒當爲討之如此則彼

皆不能歸罪我矣於是召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易有議尋知開封府居數日發大奸吏一流嶺外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帝遣他吏按之卒伏法時歲饑多盜育嚴賞功之法嘗得盜而未賞者一切賞之以明不欺慶曆五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居數月改參知政事山東盜起帝遣中使按視還奏盜不足慮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人尊愛之此可憂也帝欲徙二人於淮南育曰盜誠無足慮者小人乘時以傾大臣禍幾不可禦矣事遂寢章獻章懿太后升祔真宗廟議者請覃恩且優賜軍士育曰無事而啓僥倖誰爲陛下建此議者請治之已而外人多怨執政者帝以語輔臣育曰此必建議者欲動搖上聽臣以身許國何憚此耶向綬知永靜軍爲不法疑通判江中立發其陰事因構獄以危法中之中立自經死綬宰相子大臣有營助欲傳輕法育曰不殺綬無以示天下卒減死一等流南方御史唐詢請罷制科帝刊其名付中書育奏疏駁議帝因諭輔臣曰彼上言者乞從內批行下今乃知欺罔也育曰非睿聽昭察則挾邪蠹國靡所不爲願出姓名按劾以明國法育在政府遇事敢言與宰相賈昌朝數爭議上前左右皆失色育論辨不已乃請

曰臣所辨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乃復以爲樞密副使明年大旱御史中丞高若訥曰大臣喧爭爲不肅故雨不時若遂罷昌朝而育歸給事中班未幾出知許州徙蔡州設伍保法以檢制盜賊時京師有告妖人千數聚確山者詔遣中使往招捕者十人至則以巡檢兵往索之育曰使者欲得妖人還報邪曰然曰育在此雖不敏聚千人境內毋容不知此特鄉民用浮圖法相聚以利財錢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今以兵往人相驚疑請留毋往中使以爲然頃之召十人者至械送闕下皆無罪釋之而告者伏辜尋以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徙

陝州上書論詔獄曰先王凝旒黜纘不欲聞見人之過失也設有罪卽屬之有司楊儀嘗爲三司判官近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人人不測爲何等大獄及聞案具乃止請求常事使道路衆口紛紛竊議朝廷之士人皆自危豈養廉恥示敦厚之道哉遷禮部侍郎知永興 軍召兼翰林侍讀學士以疾辭且請便郡帝語大臣曰吳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大過耳因命知汝州遣內侍賜以禁中良藥會疾不已又請居散地以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外臺舊不領民事時張堯佐知河陽民訟久不決多詣育訴育爲辨曲直判書狀尾

堯佐畏懼奉行復爲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
陝州進資政殿大學士召還判尚書都省一日侍讀祭
中帝因語及臣下毀譽多出愛憎卿所當慎也有曰知
而形之言不若察而行之事聖主之行如日月之明進
一人使人皆知其善出一人使人皆曉其惡則陰邪不
能構害公正可以自立百王之要道也帝數欲大用爲
諫官劉元瑜誣奏育在河南嘗貸民出息錢久之除宣
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畧安撫使判延州夏人旣稱臣而
並邊種落數侵耕爲患龐籍守并州欲築堡備之育謂
要契未明而亟城則羌人必爭爭而受患者必麟府也
移文河東又遺藉手書及疏於朝不報旣而夏人果犯
河外陷驍將郭恩而太原將佐皆得罪去疾復作辭不
任邊事求解宣徽使復以爲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
知河中府徙河南病革視事如平日因閱囚辨非罪氣
舞文吏二人已而卒年五十五贈吏部尚書諡正肅育
性明果所至作條教簡踈易行而不可犯遇事不妄發
發卽人不能撓辨論明白使人聽之不疑初尹開封范
仲淹在政府因事與仲淹忤旣而仲淹安撫河東有奏
請多爲任事者所沮育取可行者固行之其在二府特
問以列卿奉朝請育不自安請罷去不聽及出帥永興

時待問尚亡恙肩輿迎侍時人榮之晚年在西臺與宋庠相唱酬追裴白遺事至數百篇體素羸少時力學得心疾後得古方和丹砂餌之大醉一夕而愈後數發每發數十日乃已有集五十卷弟充爲宰相自有傳

宋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父臯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綬幼聰警額有奇骨爲外祖楊徽之所器愛徽之無子家藏書悉與綬綬母亦知書每躬自訓教以故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爲一時所尚初徽之卒遺奏補太常寺太祝年十五召試中書真宗愛其文遷大理評事聽於秘閣讀書太中祥符元年復試學士院爲集賢校牌

與父臯同職後賜同進士出身遷大理寺丞及祀汾陰召赴行在與錢易陳越劉筠集所過地志風物故實每舍止卽以奏將祠亳州太清宮以簽書亳州判官事入爲左正言同判太常禮院久之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負後期未報者六十八州請於諸路選官考覈期半月以聞於是脫械繫三千二百人蠲積負數百萬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兼史館修撰五清昭應宮判官累遷戶部郎中權直學士院同修真宗實錄進左司郎中遂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勾當三班院始詔讀唐史固求解三班以顯進講同修國史遷中書

舍人昭應宮災罷二學士踰年復翰林學士史成遷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時太后猶稱制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決事而仁宗未嘗獨對羣臣也綬奏言唐先天中睿宗爲太上皇五日一受朝處分軍國重務除三品以下官決徒刑宜約先天制度今羣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改龍圖閣學士出知應天府太后崩帝思綬言召還將大用而宰相張士遜沮止之復加翰林侍讀學士詔定章獻明肅章懿太后耐廟禮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唐坤儀廟故事請別築宮曰奉慈廟以安神主事多采用始置端明殿學士以命綬綬固辭又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而一紀以來令出簾帷自陛下躬親萬務內外延首思見聖政宜懲違革弊以新百姓之耳目而賞罰號令未能有過於前日豈非三事大臣不能推心悉力以輔陛下之治耶頃太后朝多各除拜而邪幸或徑取升擢議者謂恩出太后今恩賞雖行又謂自大臣出非大臣朋黨罔上何以得此朋黨之爲朝廷患古今同之或窺測帝旨密令陳奏或附會已意以進退人大官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寢長有蠹邦政太宗嘗曰國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奸邪共濟爲

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曰唐朋黨尤盛王室遂卑願陛下思祖宗之訓念王業艱難整齊綱紀正在今日張士遜罷乃拜綬參知政事初有詔罷修寺觀而章惠太后以舊宅爲道觀諫官御史言之帝曰此太后奩中物也諫官御史欲邀名邪綬進曰彼豈知太后所爲哉第見興土木爲違近詔卽論奏之且事有疑似彼猶指爲過或陛下有大闕失近臣雖不言然傳聞四方爲聖政之累何可忽也太祖常謂唐太宗爲諫官所詆不以爲愧何若動無過舉使無得而言哉郭皇后廢帝命綬作詔云當求德閤以稱坤儀旣而左右引富人陳氏女入宮綬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日詔語戾乎後數日王曾入對又論奏之帝曰宋綬亦如此言時大臣繼有論者卒罷之帝春秋富天下久無事綬慮宴樂有漸乃言人心逸於久安而患害生於所忽故立防於無事銷變於未萌事至而應不亦殆歟臣願節勵羣司不以承平自怠又上馭下之道有三監事尚乎守當機貴乎斷兆謀先乎密能守則奸不能移能斷則邪不能惑能密則事不能撓願陛下念之至若深居燕閒聲味以調六氣節宣以順四時保養聖躬宗社之休也再遷吏部侍郎時宰相呂夷簡王曾論議數不同綬多是

夷簡而參知政事蔡齊間有所異政事繇此依違不決於是四人者皆罷綬以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留侍講筵權判尚書都省歲餘加資政殿大學士以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元昊反劉平石元孫敗沒帝以手詔賜大臣居外者詢攻守之策綬畫十事以獻復召知樞密院事遷兵部尚書參知政事時綬母尚在綬旣得疾不視事猶起居自力區處後事尋卒贈司徒兼侍中謚宜獻綬性孝謹清介言動有常爲兒童時手不執錢家藏書萬餘卷親自校讎博通經史百家其筆札尤精妙朝廷大議論多綬所財定楊億稱其文沈壯淳麗曰吾殆不及也及卒帝多取其書字藏禁中初郊祀綬攝太僕卿帝間儀物典故占對辯洽因上所撰鹵簿圖十卷子敏求敏求字次道賜進士及第爲館閣校勘預蘇舜欽進奏院會出簽書集慶軍判官王堯臣修唐書以敏求習唐事奏爲編修官持祖母喪詔令居家修書卒喪同知太常禮院石中立薨子繼死無他子其孫祖仁疑所服下禮官議敏求謂宜爲服三年當解官斬衰同僚援据不一判寺宋祁是其議遂定爲令加集賢校理從宋庠辟通判西京爲羣牧度支判官墜馬傷足出知亳州治平中召爲仁宗實錄檢討官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

寺英宗在殯有事宗室服踈者可嫁娶敏求以爲大行未發引不可踰年又有言者敏求言宗室義服服降而練可嫁娶矣坐前後議異貶秩知絳州王珪范鎮乞留之使成實錄神宗曰典禮國之所重而誤謬如是安得無責然敏求議初不誤會公亮惡禮院劉瑾附敏求爲說故因是去之是歲卽詔還徐國公主以夫兄爲姪奏官敏求疏其亂天倫執正之王安石惡呂公著誣其言韓琦欲因人心如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出知潁州敏求當草制安石諭旨使明著罪狀敏求但言敷陳失實安石怒白於帝命陳升之改其語敏求請解職未聽會李定自秀州判官除御史敏求封還詞頭遂以本官石諫議大夫奉朝請策試賢良方正孔文仲對語切直擢真優等安石愈怒罷文仲人爲敏求懼帝獨全護之除史館修撰集賢院學士鄧潤甫爲帝言比羣臣多尚告訐非國家之美宜登用敦厚之士以變薄俗乃加敏求龍圖閣直學士命修兩朝正史掌均國公牋奏元豐二年卒年六十一特贈禮部侍郎敏求家藏書三萬卷皆略誦習熟於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議必就正焉補唐武宗以下六世實錄百四十八卷他所著書甚多學者多咨之嘗建言河北陝西河東舉子性朴茂而

辭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運使擇薦有行藝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之路又州郡有學舍而無學官故士輕去鄉里以求師請置學官後頗施行之族弟昌言

昌言字仲謨以蔭爲澤州司理參軍州有殺人獄昌言疑其寃堅請迹捕果得真犯者稍遷河陰發運判官自濟源之官見道上棄屍若剛剝狀者甚衆竊歎郡縣之不治旣至河陰得凶盜六輩殺人而驚之如是十餘年掩其家猶得執縛未殺者七人縣吏與市井少年共爲胥橐昌言窮治其淵藪皆法外行之而流其家人擢都

水監丞熙寧初河決棗蘊而北昌言建議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灘立土約障水使之東流候稍深卽斷北流縱出葫蘆下流以除恩冀深瀛水患詔從之提舉河渠王亞以爲不可成不如修生隄朝廷遣翰林學士司馬光往視如昌言策不兩月決口塞光奏昌言獨有功若與同列均受賞恐不足以勸詔理提點刑獄資序遷開封府推官同判都水監汴水漲昌言請塞訾家口已而汴流絕監丞侯叔獻唱爲昌言罪昌言懼求知陝州歷濮冀二州河決曹村召判都水監往護河堤靈平埽成轉少府監卒贈絹二百匹

李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少孤游學依姻家趙況於洛下遂葬父母緱氏舉進士補長社縣尉州葺兵營課民輸木檄尉受之而吏以不中程多退斥欲苛苦輸者因以取賕若谷度材別其長短大小爲程置庭中使民自輸改大理寺丞知宜興縣官市湖汙茶歲約戶稅爲多少率取足貧下若谷始置籍備勾檢茶惡者舊沒官若谷使歸之民許轉買以償其數知連州真宗將朝謁太清宮選通判亳州累遷度支員外郎權三司戶部判官出爲京東轉運使會河決白馬調取芻楛同列盧士倫協三司意趣刻擾州縣而若谷寬之士倫不悅構于朝徙知陝州盜聚青灰山久不散遣牙吏持榜招諭之盜殺其黨與自歸改梓州天聖初判三司戶部勾院使契丹陛辭不俟垂簾請對迺遽詣長春殿奏事罷知荆南士族元甲恃蔭屢犯法若谷杖之曰吾代若父兄訓之爾王蒙正爲駐泊都監挾太后姻橫肆若谷繩以法監司右蒙正奏徙若谷潭州洞庭賊數邀商人船殺人輒投屍水中嘗捕獲以屍無驗每貸死隸他州旣而逃歸復攻劫若谷擒致之磔于市自是寇稍息累遷太常少卿集賢殿修撰知滑州河齧韓村堤夜馳往督兵爲夫埽至旦堤完以右諫議大夫知延州州有東西兩城爽

河秋夏水溢岸輒圯役費不可勝紀若谷乃制石版橋岸押以巨木後雖暴雨不復壞官倉依山而貯穀少若谷使作露囤囤可貯二萬斛他郡多取法焉遷給事中知壽州豪右多分占芍陂陂皆美田夏雨溢壞田輒盜決若谷擿冒占田者逐之每決輒調瀕陂諸豪使塞堤盜決乃止加集賢院學士知江寧府卒挽舟過境寒瘠甚者留養視之須春溫遣去民句于道者以分隸諸僧寺助給春爨還勾當三班院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貴人多葬洛陽敕使須索煩擾若谷奏令鴻臚預約所謂移府逆爲營辨改樞密直學士知并州民貧失婚姻者若谷出私錢助其嫁娶贅婚亡賴委妻去爲立期不還許更嫁并多降人喜盜竊藉累犯者以三人爲保有犯并坐之悛者削去籍名進尚書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拜參知政事建言風俗媿惡在上之人作而新之君子小人各有其類今一目以朋黨恐正人無以自立矣帝悟爲下詔諭中外以耳疾累上章辭位罷爲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提舉會靈觀事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子太傅諡康靖若谷性資端重在政府論議常近寬厚治民多智慮愷悌愛人其去多見思少時與韓億爲友及貴顯婚姻不絕焉子淑

淑字獻臣年十二真宗幸亳獻文行在所真宗奇之命
賦詩賜童子出身試秘書省校書郎寇準薦之授校書
郎館閣校勘乾興初遷大理評事修真宗實錄爲檢討
官書成改光祿寺丞集賢校理爲國史院編修官召試
賜進士及第改秘書郎進太常丞直集賢院同判太常
寺擢史館修撰再遷尚書禮部員外郎上時政十議改
知制誥勾當三班院爲翰林學士進吏部員外郎會若
谷參知政事改侍讀學士加端明殿學士若谷罷進本
曹郎中典豫王府章奏以右諫議大夫知許州歲饑取
民所食五種上之帝惻然爲蠲其賦權知開封府復爲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言者指其在開封多褻近吏人改
給事中知鄭州徙河陽轉尚書禮部侍郎復爲翰林學
士罷端明殿學士判流內銓復加端明殿學士初在鄭
州作周陵詩國子博士陳求古以私隙訟其譏訛朝廷
除龍圖閣學士出知應天府累表論韓不報乃請侍養
明年復端明侍讀二學士判太常寺父喪免官終喪起
復再爲翰林學士諫官包拯吳奎等言淑性姦邪又嘗
請侍養父而不及其母罷翰林學士以端明龍圖閣學
士奉朝請下母憂服除爲端明侍讀二學士遷戶部侍
郎復爲翰林學士而御史中丞張昇等又論奏之不拜

除兼龍圖閣學士由是壹鬱不得志出知河中府暴感風眩卒贈尚書右丞淑警慧過人博習諸書詳練朝廷典故凡有沿革帝多諮訪制作誥命爲時所稱其他文多裁取古語務爲奇險時人不許也初宋郊有學行淑恐其先用因密言曰宋國姓而郊者交非善應也又宋祁作張貴妃制故事妃當冊命祁疑進告身非是以淑明典故問之淑心知其誤謂祁曰君第進何疑邪祁遂得罷去其傾側險陂類此嘗修國朝會要三朝訓鑒圖閣門儀制康定行軍賞罰格又獻繫訓三篇所著別集百餘卷子壽朋復圭

壽朋字延老慶曆初與弟復圭同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判吏部南曹使行諸陵奏言昭憲皇后誕育二聖爲國文母獨以合葬安陵不及時祭請更其禮從之遷群牧判官擊斷敏甚皇城卒邏其縱游無度出知汝州盡推職田之入歸前守楊畋畋死又經理其家以饑歲營州廨勞民降爲荆門軍歷開封府推官戶部判官知鳳翔府滄州滄地震壞城郭帑庾壽朋以席爲屋督吏案繕葺未數月復其舊括蕪田三萬頃縱民耕擇其壯者使習兵河方北涌隨塞之故道陞壽朋度必東潰諭居人徙避後三縣四鎮果墊焉司馬光出使薦其能加直

史館入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進戶部鹽鐵副使性疎
雋任俠奉祠西太一宮飲酒食肉如常時暴得疾卒詔
中使撫其孥賜白金三百兩

復圭字審言通判澶州北使道澶民主驛率困憊豪社
氏十八家詭言唐相如晦後每賅吏脫免復圭控籍役
之知滑州兵匠相忿閹揮所執鐵椎椎殺爭者於廳事
立斬之徙知相州自太宗時聚夏人降者五指揮號聽
子馬子弟相承百年無他役復圭斥不如格者選能騎
射士補之爲度支判官知涇州始時二稅之入三司移
折已重轉運使又覆折之復圭爲奏免民立生祠歷湖

北兩浙淮南河東陝西成都六轉運使浙民以給衙前
役多破產復圭悉罷遣歸農令出錢助長召人承募民
便之瀕海人賴蛤沙地以生豪家量受稅於官而占爲
已有復圭奏蠲其稅分以予民熙寧初進直龍圖閣知
慶州夏人築壘于其境不犯漢地復圭貪邊功遣大將
李信帥兵三千授信以陳圖使自荔原堡夜出襲擊敗
還復圭斬信自解又欲澡前耻遣別將破其金湯白豹
西和巒斬首數千級後七日秉嘗舉國入寇御史謝景
溫劾復圭擅興致士卒死傷邊民流離謫保靜軍節度
副使歲餘知光化軍張商英言夏人謀犯塞之日久矣

與破金湯適相值非復圭生事乃召判吏部流內銓知曹蔡滄州還爲鹽鐵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荆南卒復圭臨事敏決稱健吏與人交不以利害避然輕率躁急無威重喜以語侵人獨爲王安石所知故旣廢卽起

王博文字仲明曹州濟陰人祖諫給事太宗藩邸爲西京作坊副使博文年十六善屬文舉進士開封府以回文詩百篇爲公卷人謂之王回文淳化三年太宗親試進士以年少罷歸後諫卒官廬州州守劉蒙叟爲言召試舍人院爲安豐主簿歷南豐尉有能名調南劍州軍事推官改大理寺丞監荆南權貨務遷殿中丞陳堯咨薦

之試中書賜進士第擢知濠州歷真州真宗幸亳權江淮制置司事改監察御史梓州路轉運使以疾請出知海州徙密州負海有鹽場歲饑民多盜鬻吏捕之輒抵死博文請弛鹽禁候歲豐乃復從之除殿中侍御史天禧中朱能王先在長安僞爲乾祐天書事覺能旣敗死先與其徒就禽詔博文乘驛按劾博文唯治首惡脅從者七人得以減論還爲開封府判官丁母憂始博文幼喪父其母張氏改適韓氏及博文在朝謂子無絕母禮請得以恩封之母死又謂古之爲父後者不爲出母服以廢宗廟之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請解官

持服然議者以喪而祭爲非禮服除爲三司戶部判官
出爲河北轉運使遷侍御史陝西轉運使屬羌撤適渴
以族落數千帳叛旣又寇原州柳泉鎮環州鶻鵠泉砦
梧州刺史杜澄內殿崇班趙世隆戰沒博文劾奏內侍
都知周文質押班王懷信爲涇原環慶兩路鈐轄提重
兵駐大拔砦玩寇逗留耗用邊費請用曹瑋田敏代旣
而文質懷信坐法遂以瑋知永興軍使節制邊事會瑋
病不行又用敏爲涇原路總管寇遂平遷尚書兵部員
外郎爲三司戶部副使再遷戶部郎中龍圖閣侍制判
夏部流內銓權發遣三司使事與監察御史崔暨內侍
羅崇勳同鞠真定府曹汭獄及還權知開封府進龍圖
閣直學士知秦州爲走馬承受賈德昌所毀徙鳳翔府
又徙永興軍明年德昌以贓敗改樞密直學士復知秦
州初沿邊軍民之逃者必爲熟戶畜牧又或以遣遠羌
易羊馬故常沒者數百人其禽生羌則以錦袍銀帶茶
絹賞之間有自歸而中道爲夏人所得亦不能辨坐法
皆斬博文乃遣習知邊事者密持信紙往招至則悉貸
其罪由是歲減殊死甚衆朝廷下其法旁路又言河西
回鶻多緣互市家秦隴間請悉遣出境戒守臣使譏察
之再遷右諫議大夫以龍圖閣學士復知開封府都城

豪右邸舍侵通衢博文製表木按籍命左右判官分撤
之月餘畢出知大名府遷給事中召權三司使遂同知
樞密院事踰月而卒帝臨奠贈尚書吏部侍郎博文以
吏事進多任劇繁爲政務平恕常語諸子曰吾平生決
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然治曹汭
獄議者多譖博文希太后旨縱崇勳傳致其罪子疇
疇字景彝以父蔭補將作監主簿中進士第累遷太常
博士翰林學士宋祁提舉諸司庫務薦疇勾當公事時
有宦官同提舉者疇辭於中書曰翰林先進疇恐不得
事也然以朝士大夫而爲關人指使則疇實耻之用賈

昌朝薦改編修唐書仁宗獵近郊疇引十事以諫皇祐
中手詔禁貴戚近習私謁者疇獻聖政惟公頌召試直
秘閣爲開封府推官宦者李允良訴其叔父死疑爲仇
家所毒請發棺驗視衆欲許之疇獨不可曰苟無實是
無故而暴屍且安知非允良有姦窮治果與其叔父家
有怨歷三司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權判吏部流
內銓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時陳升之拜樞密副
使諫官御史唐介等奏彈升之不當大用朝廷持不行
介等爭數月不已迺兩罷之而論者謂介等爲衆人游
談所誤疇疏言浮華險薄之徒往來諫官御史家椅據

人罪寢以成俗請出詔戒勵從之遷給事中英宗既卽位感疾皇太后垂簾聽政其後帝疾平猶未御正殿疇上疏請御朝聽政及永昭陵復上祭仁宗虞主于集英殿以宗正卿攝事疇奏曰人子之葬其親送形而往迎神而返故虞祭所以安神也位尊者禮重禮重者祭多故天子之虞數至於九今山陵嗣君不得親往則道路五虞理可命宗正攝事若神主既至則四虞之祭雖或聖躬未寧亦宜勉強況陛下在藩邸以好古知禮仁孝聰明聞於中外此先帝所以託天下也臣願始終令德以全美名帝既視朝前後殿而於聽事猶持謙抑疇復上疏曰廟神擁祐陛下起居安平臨朝以時僅踰半載而未聞開發聽斷德音遏塞人情缺然伏望思太祖太宗艱難取天下之勞真宗仁宗憂勤守太平之力勉於聽決大政以慰母后之慈勿爲疑貳謙抑自使盛德闡然不光未幾又上疏曰董仲舒爲武帝言天人之際曰事在勉彊而已勉彊學問則聞見廣而智益明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陛下起自列邸光有天命然而祖宗基業之重天人顧享之際所以操心治身正家保國者尤在於勉彊力行也陛下昔在宗藩已能務德好學語言舉動未嘗越禮是天性有聖賢之質自疾平以

來於茲半歲而臨朝高拱無所可否羣臣關白軍國之政者日益至其請人主財決者日益多然猶聖心盤桓無所是非者何也得非以初繼天統或慮未究朝廷之事故謙抑而未皇耶或者聖躬尚未寧而不欲自煩耶抑有所畏忌而不言耶苟爲謙抑而未皇則國家萬務日曠月廢其勢將趨於禍亂無疑也若聖躬未能寧則天下之名醫良工日可召於前而方技不試藥石不進養疾於身坐俟歲月非求全之道也苟有所畏忌而不言則又過計之甚也今中外之事無可疑畏臣嘗爲陛下力言之矣陛下何不坦心布誠廓開大明以照天下外則與執政大臣講求治體內則於母后講所未至延禮賢俊諮訪忠直廣所未見達所未聞若陛下朝行之則衆心久安矣況陛下向居藩邸日夕於側者惟一二講學之師與左右給使之入耳脩身行己德業日新而知者無幾則是爲善多而得名常少也然而終能德成行尊美名遠聞此先帝之所以屬心也今處億兆之上有一言動則天下知之簡冊書之比之於昔是善行易顯而美名易成也然而尚莫之聞者是不爲爾非不能也有始有終者賢聖之能事在陛下勉彊而已疇又上疏欲車駕行幸以安人心時大臣亦有請帝乃出禱雨

都人瞻望驩呼數日皇太后還政疇又上疏請詔二府大臣講求所以尊崇母后之禮若朝廷嚴奉之體與歲時朔望之儀車服承衛之等威百司拱擬之制度他時尊稱之美號外家延賞之恩典凡可以稱奉親之意者皆宜優異章大以發揚母后之功烈則孝德昭於天下矣時詔近臣議仁宗配祭故事冬夏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祀神州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而學士王珪等與禮官上議以謂季秋大饗宜以仁宗配爲嚴父之道知制誥錢公輔獨謂仁宗不當配祭疇以謂珪等議遺真宗不得配公輔議遺宣祖真宗仁宗俱不得配於禮意未安乃獻議曰請依王珪等議奉仁宗配饗明堂以符大易配考之說孝經嚴父之禮奉遷真宗配孟夏雩祀以倣唐貞觀顯慶故事太宗依舊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冬祀神州祇餘依本朝故事如此則列聖並侑對越昊穹厚澤流光聖裕萬祀必如公輔之議則陷四聖爲失禮導陛下爲不孝違經戾古莫此爲甚因此公輔不悅而朝廷以疇論事有補帝與執政大臣皆器異之遷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同提舉諸司庫務數月拜樞密副使

於是公輔言疇望輕資淺在臺素餐不可大用又頗薦引近臣可爲輔弼者公輔坐貶疇在位五十五日卒帝甚悼惜之臨哭賜白金三千兩贈兵部尚書諡忠簡疇名臣子性介特勵風操喜言朝廷事好治容服坐立巖然言必文未嘗慢戲吏治審密文辭嚴麗其執政未久終於位及所享壽類其父云

王巖字總之趙州臨城人七歲喪父哀毀過人既長狀貌奇偉舉進士授婺州觀察推官代還真宗見而異之特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祁縣通判湖州再遷太常博士提點梓州路刑獄權三司戶部判官使契丹還判祁

磨勘司以尚書度支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方調兵塞決河而近郡災歎民力彫敝請罷土木之不急者三司節度副使樞密使曹利用得罪巖以同里爲利用所逮黜知湖州徙蘇州還爲三司鹽鐵副使時龍圖閣學士馬季良方用事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居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之季良挾章獻媼家衆莫敢迕其意巖獨不可曰與民競利豈國體耶擢天章閣侍制判大理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安撫淮南權判吏部流內銓累遷刑部益利路旱饑爲安撫使以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戍卒有夜焚營殺馬脅軍校爲亂者

嚴潛兵環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命軍校指亂者得十餘人卽戮之及旦人莫知也其爲政有大體不爲苛察蜀人愛之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景祐五年參知政事明年遷尚書工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天聖中嚴嘗使河北過真定見曹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嚴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椎易漢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方十餘歲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嚴殊未以爲然也比再入樞密元昊及帝崩問邊事嚴不能對及西征失利議刺鄉兵又久未決帝怒嚴與陳執中張觀同日罷嚴出知河南府始歎瑋之明識未幾得暴疾卒贈戶部尚書諡忠穆嚴少時館閣部尚書王化基之門樞密副使宋湜見而以女妻之不氏親族或侮易之化基曰後三十年嚴富貴矣果如所言

論曰吳育剛毅不撓而設施無聞其才不逮志者與宋綬博洽明敏若谷務長厚博文習吏事當仁宗時先後與政僅能恭慎寡過保有祿位施及後嗣敏求淑俱練達典故傳以文采而淑以傾險敗德視疇之介特數建

忠謀則賢不肖之相去遠矣王穉不留意曹瑋之言卒以昧於邊事見黜宜哉

宋史卷二百九十一終

宋史卷二百九十二

列傳第五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李諮 程戡 夏侯嶠 盛度

丁度 張觀 鄭戡 明鎬

王堯臣 孫抃 田况

李諮字仲詢唐趙國公岍之後岍貶死袁州因家新喻遂為新喻人諮幼有至性父文捷出其母諮日夜號泣

食飲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遂以孝聞舉進士真宗
顧左右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三人除大理評事通判
舒州召試中書爲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歷三司開封府
判官 遷左正言出爲淮南轉運副使帝幸亳以勞遷
尚書禮部員外郎會江南饑徙江東轉運副使爲度支
判官擢知制誥寇準數改詔所擬制辭詔不樂以父留
鄉里請外遂出知荆南會翰林學士闕宰相擬他官帝
曰不如李諮遂爲學士仁宗卽位超遷本曹郎中權知
開封府數月權三司使拜右諫議大夫當奏事兩宮曰
天下賦調有定今西北寢兵且二十年而邊餽如故戍
兵雖未可減其未作浮費非本務者宜一切裁損以厚
下卽詔諮與御史中丞劉筠等同議冗費以景德較天
禧計所減得十二之上時陝西緣邊數言軍食不給度
支都內錢不足支月奉章獻太后憂之命呂夷簡魯宗
道張士遜與諮等經度其事諮曰舊法商人入粟邊郡
并茶與犀象緡錢爲虛實三估出錢十四文坐得三司
錢百文諮請變法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三者不得相
爲輕重旣行而商人果失厚利怨謗蠭起諮以疾累請
郡改樞密直學士知洪州行數月而御史臺鞫吏王舉
勾獻私商人多請慈州礬會計茶法不折虛費錢妄稱

增課百萬緡以覲恩賞詔坐不察奪職久之進給事中
知杭州復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衣冠子弟恃蔭無賴
者諮悉杖之境內肅然還勾當三班院坐舉吏降左諫
議大夫權三司使事是歲禁中火倉卒營造應辦舉集
進尚書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數月遭父喪起復遷戶
部侍郎知諫院事是時權茶法寢壞乃詔諮蔡齊等更
議之諮以前坐變法得罪固辭不許於是復用諮所變
法語具食貨志卒贈右僕射諡憲成諮性明辨周知世
務其處煩粹常若閑暇吏不敢欺在樞府專務革濫賞
抑僥倖人以爲稱職無子以族子爲後

程戡字勝之許州陽翟人少力學舉進士甲科補涇州
觀察推官再遷秘書丞通判許州曹利用貶戡以利用
壻降通判蘄州徙虔州州人有殺母暮夜置尸他人之
門以誣仇者獄已具戡獨辯之正其罪以尚書屯田員
外郎知歸州召爲侍御史三司度支判官寶元初忻代
地震壞城郭廬舍死傷甚衆命戡安撫頗以便宜從事
改起居舍人知諫院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
三司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未幾知
渭州陝西有保毅軍人苦其役戡奏曰保毅在鄉兵外
不黥而有籍所以佐邊備也已隸保捷而保毅籍如故

州縣以供力役率困憊至破析財產售田者猶數戶出一夫民不勝苦因詔私役保毅者以計傭律坐之進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坐常保任貝州張得一得一伏誅奪職出知鳳翔府尋徙河中御史中丞張觀辯之復爲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瀛州四遷給事中契丹使過稱疾求著帽見戡使謂曰有疾可毋相見見當如禮使者語屈冠而見人言歲在甲午蜀且有變孟知祥之割據李順之起而爲盜皆此時也仁宗自擇戡再知益州遷端明殿學士召見慰遣至彭州民妄言有兵變捕斬之守益州者以嫌多不治城堞戡獨完城浚池自固不以爲嫌也召拜參知政事奏禁蜀人妖言誣民者避宰相文彥博親改尚書戶部侍郎樞密副使數與宋庠爭議諫官御史皆論之戡亦自請罷除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尋拜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畧安撫使判延州英宗卽位以安武軍節度使留再任初羣恩蕃官例不序遷至是用戡奏始皆得遷又請首領有戰功材武皆得召見選補爲蕃官延州夾河爲兩城雉堞頗卑小敵登九州臺則下瞰城中戡調兵夫大增築之橫山酋豪怨諒祚欲率其屬叛取靈夏來求兵爲援戡言豺虎非自相搏則未易取也癘

疽非其自潰則未易攻也諒祚久悻慢宜乘此許之所
謂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會英宗不豫大臣重生
事不報言者請選大臣帥永興屯重兵以制五路敕戡
具利害以聞戡以爲四路距永興皆十數驛設有警使
聽節制則不及事矣且關中財賦不贍宿軍多何以給
之治平初命宦官王昭明等領四路蕃部事戡曰蕃部
所以亡去若邊吏苛暴爲西人誘畧爾今昭明等徒能
呼召首領犒以牛酒恐未足以結其心也而甚動邊聽
宜更置路分鈐轄都監各部一將兵兼沿邊巡檢使無
復專蕃部事從其奏夏人遣使入貢僭漢官移文于州
稱其國中官曰樞密戡止令稱使副不以官稱樞密曰
領盧方許之戡告老章累上終弗聽遣使以手詔問勞
賜茶藥黃金乃再上章曰臣老疾劇矣高奴屯勁兵爲
要地豈養病所耶召還道卒贈太尉謚康穆戡以在邊
安重習事治不近名然不爲言者所與或傳戡交通宦
官閻士良至今妻出見之

夏侯嶠字峻極其先幽州人高祖秀爲濟州鉅野遊
奕使因家焉父浦梁開平中以明經至棧州錄事參軍
嶠幼好學弱冠以詞賦稱周相李穀延至門下又係西
京留守向拱攝伊陽令拱移安州又令攝錄事參軍太

平興國初舉進士甲科解褐大理評事通判興州累遷
右贊善大夫從征太原督芻糧于河朔遷殿中丞通判
邠州歲滿拜監察御史通判興元府進秩殿中丞雍熙
二年代還對便殿太宗語有司曰此人朕自知其材行
勿須奏擬卽日改左補闕直史館賜緋魚會王師護邊
乘傳督河間餼道就命知莫州踰月徙洪州改起居郎
真宗在襄邸太宗擇朝士謹厚者爲官屬卽召入爲翊
善賜金紫加直昭文館真宗尹京府命兼推官加司封
員外郎東宮建復兼中舍遷工部郎中及嗣位拜給事
中知審刑院數月擢樞密院副使咸平元年以戶部郎
中罷二年始建講讀之職命嶠爲翰林侍讀學士及楊
徽之卒又命兼秘書監是秋江浙饑命爲江南巡撫使
所過疏理刑訟存問耆老務從寬簡人以爲便使還采
病民二十餘事上之亟詔釐革又判吏部選事嶠善鼓
琴好讀莊老書淳厚謹慎居官無過失真宗尤愛重之
多所詢訪每以善人目之素好道留意養生少疾景德
元年五月以選人俟對崇政殿暴中風眩亟詔取金丹
上尊酒餌之肩輿還第遣內侍召外內名醫診視其夕
卒年七十二詔贈兵部尚書贈賜外增賜白金三百兩
給葬錄其子大理寺丞晟爲太子中舍孫恭爲奉禮郎

姪孫蔚賜同學究出身嶠在近侍恩遇甚渥卒後數月
畢士安爲相撫坐歎曰使夏侯君在吾豈先據此位有
集十五卷大中祥符初晟上漢武封禪圖續金匱玉匱
石礧石距之狀咸有注釋上覽而善之至駕部員外郎
恭至太子中舍

盛度字公量世居應天府後徙杭州餘杭縣曾祖璫仕
錢氏爲餘杭縣令父豫從錢俶入朝終尚書度文郎中
度舉進士第補濟陰尉選爲封丘主簿改府倉曹參軍
爲光祿寺丞御史臺推勘官改秘書省秘書郎試學士
院爲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契

丹寇邊從幸大名數上疏論邊事奉使陝西因覽疆域
參質漢唐故地繪爲西域圖以獻改開封府判官坐決
獄失實降監洪州稅起知建昌軍三司鹽鐵判官改起
居舍人知制誥度嘗奏事便殿真宗問其所上西域圖
度因言酒泉張掖武威燉煌金城五郡之東南自秦築
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碣延袤萬里有郡有軍有守捉
襟帶相屬烽火相望其爲形勢備禦之道至矣唐始置
節度後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故有河山之險而不能
固有甲兵之利而不能禦今復繪山川道路壁壘區聚
爲河西隴右圖願備上覽真宗稱其博學後遷右諫議

宋史卷二百九十二 列傳 七
大夫權知開封府以疾不拜改會靈觀判官入翰林爲
學士加史館修撰歷兵部郎中景靈宮副使寇準罷相
度以交通周懷政出知光州乾興初再謫和州團練副
使丁謂貶起爲祠部郎中復兵部郎中遷太常少卿知
筠州更處滁蘇三州還知審刑院以右諫議大夫知揚
州加集賢院學士初度謫洪州建請復賢良方正科又
請建四科以取士曰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茂
明於體用科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明曉法律能按章
覆問科旣而用夏竦議置六科其議亦自度始復爲翰
林學士史館修撰遷給事中嘗受詔與御史中丞王隨

議通解鹽聽商旅入錢筭鹽語在食貨志尋進承旨以
禮部侍郎兼端明殿學士召問邊計退而條十事上之
又兼侍讀學士景祐二年拜參知政事時王曾呂夷簡
爲相度與宋綬蔡齊並參知政事曾與齊善而夷簡與
綬善惟度不得志於二人及二人俱辭相仁宗問度曰
王曾呂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不
得而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仁宗
果以問曾曾薦齊又問夷簡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
而度獨留遷知樞密院事章得象旣相以度嘗位其上
卽拜武寧軍節度使坐令開封府吏馮士元強取其鄰

所賃官舍以尚書右丞罷復知揚州加資政殿學士知
應天府暴感風眩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
文肅度好學家居列圖書每歸未嘗釋手敏於爲文而
汎濫不精嘗奉詔同編續通典文苑英華注繹御集真
宗祀汾陰仁宗在藩邸詔掌起居牋奏及留司章奏有
愚谷銀臺中書樞中四集又有中書翰林二制集天禧
三年詔許中書舍人給事中諫議大夫母封郡大君而
學士不預時度官兵部郎中因請追封其母自是學士
官未至諫議者其母皆得封郡君度體肥大難於拜起
賓客有拜之者則俯伏不能興往往瞪視而詬詈之性
極猜險雖平居僚友不敢易語言所至下貧無賴多所縱
捨稍有貲者一切繩之以法子申甫終尚書兵部郎中
集賢校理嘗爲福建轉運使頗以修潔稱從兄京有吏
能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

丁度字公雅其先恩州清河人祖頤後唐清泰初陷契
丹逃歸徙居祥符父逢吉以醫術事真宗藩邸然好聚
書與儒者游度強力學問好讀尚書嘗擬爲書命十餘
篇大中祥符中登服勤詞學科爲大理評事通判通州
改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坐解送國子監進士失實監齊
州稅還知太常禮院判吏部南曹上書論六事一增講

讀官二增諫員三補廢用大功以上親四選河北河東
役兵補禁軍五籍令佐墾田爲殿最六凡緣公事坐私
罪杖者聽保任遷官章獻太后善之舊制監司及藩鎮
辭謁皆賜對仁宗初卽位止令附中書樞密奏之度言
附奏非所以防壅蔽也又嘗獻王鳳論於章獻太后以
戒外戚歷三司磨勘司京西轉運使司天言永昌陵有
白氣請增築以厭之有詔按視度奏神道貴靜不可輕
繕治乃止入知制誥遷翰林學士糾察在京刑獄判太
常禮院兼羣牧使劉平石元孫敗帝遣使問所以禦邊
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復追窮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
命以快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
覆沒涇州西門不開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
嚴烽火雖常有侵軼然卒無事太祖時疆場之任不用
節將但審擢材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陞輯寧幾二
十年爲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爲制禦
之全計因條上十策名曰備邊要覽時西疆未寧二府
三司雖旬休不廢務度言符堅以百萬師寇晉謝安命
駕出游以安人心請給駕如故無使外夷窺朝廷淺深
從之累遷中書舍人爲承旨時葉清臣請商州置監鑄
大錢以一當十度奏曰漢之五銖唐之開元及國朝錢

法輕重大小最爲折中歷代改更法雖精密不能若年
卽復改鑄議者欲繩以峻法革其盜鑄昔漢變錢幣盜
鑄死者數十萬唐鑄乾元及重輪乾元錢錢輕幣重嚴
刑不能禁止今禁旅戍邊月給百錢得大錢裁十不可
畸用舊錢不出新錢愈輕則芻糧增價臣嘗知湖州民
有抵茶禁者受千錢立契代鞭背在京西有強盜殺人
取其幣衣直不過數百錢盜鑄之利不啻數倍復有湖
山絕處兇魁嘯聚鑪冶日滋居則鑄錢急則爲盜民間
銅鉛之器悉爲大錢何以禁止度又言祥符天聖間牧
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不可虛費遂廢八

監然猶秦涓環階麟府文州火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
二萬二百匹補京畿塞下之闕自西鄙用兵四年所牧
三萬而已馬少地閑坊監誠可罷若賊平馬歸則不可
闕今河北河東京東西淮南皆籍丁壯爲兵請令民畜
一戰馬者得免二丁仍不許貨產以升戶等則緩急有
備而國馬蕃矣慶曆中副杜衍宣撫河東久之遷端明
殿學士知審刑院時江西轉運使移屬州凡市末鹽鈔
每百緡貼納錢三之一通判吉州李虞卿受財免貼納
事覺大理將以枉法論度曰枉法謂於典憲有所阿曲
虞卿所遣者轉運使移文爾遂貸虞卿死帝嘗問用人

以資與才孰先度對曰承平時用資邊事未平宜用才時度在翰林已七年而朝廷方用兵故對以此諫官孫甫論度所言蓋自求柄用帝諭輔臣曰度在侍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顧未嘗及私甫安從得是語未幾擢工部侍郎樞密副使因言周世宗募驍健有朝出羣盜夕備宿衛者太祖閱猛士實騎軍請擇河北河東陝西就糧馬軍以補禁旅之闕又言契丹嘗渝盟預備不可忽因上慶曆兵錄五卷瞻邊錄一卷明年參知政事會春旱降秩中書舍人踰月復官後二年衛士爲變事連宦官楊懷敏樞密使夏竦請御史與宦官同於禁中鞠之

不可滋蔓令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請付外臺窮治黨與爭於帝前仁宗從竦言度遂求解政事罷爲紫宸殿學士兼侍讀學士御史何郊言紫宸非官稱所宜改觀文殿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判尚書都省再遷尚書左丞卒贈吏部尚書謚文簡度性淳質不爲威儀居一室十餘年左右無姬侍然喜論事在經筵歲久帝每以學士呼之而不名嘗問著龜占應之事乃對卜筮雖聖人所爲要之一技而已不若以古之治亂爲監又嘗示以欵器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之道度對曰臣等亦願無傾滿以事陛下因

奏太宗嘗作此器真宗亦嘗著論於是帝製後述以賜之度著邁英聖覽十卷龜鑑精義三卷編年總錄八卷奉詔領諸儒集武經總要四十卷子諷集賢校理張觀字思正絳州絳縣人少謹愿好學有鄉曲名中服勤辭學科擢爲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解州會塩池吏以贓敗坐失舉劾降監河中府稅復通判果州改秘書省秘書郎仁宗卽位遷太常丞擢右正言直史館爲三司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改右司諫知制誥判登聞檢院出知杭州還判國子監權發遣開封府事進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累遷左司郎中以給事中權御史中丞

將星流地震雷發正月詔求直言觀謂承平日久政寬法慢用度漸侈風俗漸薄以致災異因上四事一曰知人二曰嚴禁三曰尚質四曰節用河北大雨水又條七事曰導積水以廣播種緩催欠以省禁錮寬刑罰以振淹獄收逃田以募歸復罷工役以先急務止配率以阜民財通商旅以濟艱食復知審官院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康定中西兵失利因議點鄉兵久之不決遂與王巖陳執中俱罷以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相州徙澶州河壞孫陳埽及浮梁州人大恐或請趨北原以避水患觀曰太守獨去如州民何乃躬率卒徒增築之隄

完水亦退徙鄆州舊法京東通安邑鹽而瀕海之地禁私煮觀上言利之所在百姓趨之雖日殺于市恐不能正請弛禁以便民歲免黥配者不可勝計歷知應天府孟州河南府以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以父居業高年多病請便郡以觀文殿學士知許州月餘拜左丞丁父憂哀毀過人既練而卒贈吏部尚書謚文孝觀性至孝初爲秘書郎其父方爲州從事因上書願以官授父真宗嘉之以居業爲京官及觀貴居業繇恩至太府卿居業嘗過洛嘉其山川風物曰吾得老于此足矣觀於是買田宅營林榭以適其意蚤起奉藥膳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廢也趣尚恬曠持廉少欲平生書必爲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爲人仁宗飛白書清字賜觀以賞其節然於吏事非所長知開封府民犯夜禁觀詰之曰有見人否衆傳以爲笑

鄭戩字天休蘇州吳縣人早孤力學客京師事楊億以屬辭知名後復還吳及億卒賓客弟子散去戩乃倍道會葬舉進士擢甲科授太常寺奉禮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事召試學士院爲光祿寺丞集賢校理通判越州還改太子中允同知太常禮院注釋御製發願文三寶讚升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以右正言

知制誥判國子監選明經生講解經義徙知審官院遷起居舍人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吏馮士元爲姦利有告士元受賕藏禁書者戩窮治之辭連宰相呂夷簡知樞密院盛度叅知政事程琳遂逮捕夷簡子公綽公弼參劾其狀旣而士元流海島度琳坐嘗交關士元罷去其餘絀罰者自御史中丞孔道輔天章閣待制龐籍又十餘人朝議畏其繳核戩敏彊善聽決喜出不意獨假貸細民卽豪宗大姓繩治益急政有能迹徙權三司使復轉運使考課格分別殿最又勾較三司出入得羨錢四百萬緡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改樞密副

使戩與參知政事宋庠爲宰相呂夷簡所忌與庠皆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錢塘湖旣民田數十頃錢氏置撩清軍以疏淤填水患旣納國後不復治葑土堙塞爲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益狹戩發屬縣丁夫數萬闢之民賴其利事聞詔本郡歲治如戩法遷給事中徙并州道改鄆州又徙永興軍建言凡軍行所須願下有司相緩急折爲二等非急罷去先是衙吏輸木京師浮涓泛河多漂沒旣至則斥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償戩奏歲減二十餘萬又奏罷括糴以勸民積粟長安故都多豪惡戩治之尚嚴甚者至黥竄人皆惕息未幾爲陝西四

路都總管兼經畧安撫招討使駐涇州聽便宜從事遷
尚書禮部侍郎時知慶州滕宗諒知渭州張亢過用公
使錢戩致于法行邊至鎮戎軍趣蓮花堡天寒與將佐
置酒元昊擁兵近塞會暮塵起有報敵騎至者戩曰此
必三川將按邊回非敵騎也已而果然及疆事少寧詔
還知永興軍初靜邊砦主劉滬謀築水洛結公二城以
通秦渭援兵招生羗大王族爲邊衛戩使滬與著作佐
郎董士廉督其役會罷戩四路安撫使韓琦知渭州尹
洙皆以爲不便召滬士廉罷役歸不聽乃使裨將狄青
將兵以往械送德順軍獄戩力爭于朝卒城之進戶部
侍郎資政殿大學士知并州契丹與元昊方交兵邊奏
臣上獨戩不以聞詔遣使問其故戩對曰敵自相攻中
國不足憂也鄜府間有棄地曰草城川戩募工人爲弓
箭手計口給田初兵興用不足河東行鐵錢山多灰鐵
鼓鑄利厚重辟不能止戩乃請三當一令旣下兵民相
扇動數千人邀走馬承受訴承受中貴人不能遏又羣
譟州門守門者拒不得入戩聞悉召至庭下推首謀者
數千人黥隸他州事乃定遷吏部侍郎改宣徽北院使
拜奉國軍節度使卒贈太尉謚文肅戩遇事果敢必行
然憑氣近俠用刑峻深士民多怨之

明鎬字化基密州安丘人中進士第補蘄州防禦推官
真宗崩上真頌四十六篇改大理寺丞薛奎領秦州辟
爲節度判官奎徙益州辟知錄事參軍程琳代奎奏爲
簽書節度判官就通判州事遷太常博士還朝仁宗問
鎬所能奎稱其沈鷲有謀能斷大事除開封推官獻六
宄書進尚書禮部員外郎爲三司戶部判官改刑部員
外郎京東轉運使遷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益州路轉運
使會歲饑民無積聚盜賊間發鎬爲平物價募民爲兵
人賴以安知陵州楚應幾賊敗或告以先期奏之鎬曰
獲罪則已安可欺朝廷耶卒坐失察降知同州未逾月

會元昊寇延州起爲陝西轉運使虜破金明砦旣去議
修復其城帥臣擁兵不卽進而鎬止以百餘騎自督將
十一月而成又常閤同州廂軍得材武者三百餘人教
以強弩奏爲清邊軍號最驍悍其後陝西河東頓倣置
之遷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知陝州徙江淮制置發運使
未行會賊破豐州擢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修建
寧中候百勝砦鎮川清塞堡凡五城以勞遷左司郎中
明年擢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鎮大巡邊以備賊時邊
任多純袴子弟鎬乃取尤不職者杖之疲軟者皆自解
去遂奏擇習事者守堡砦車行娼婦多從之鎬欲驅逐

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娼婦者吏執以白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娼婦聞皆散走以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知成德軍人知開封府王則鈔命鎬為體量安撫使則未下又命叅知政事文彥博為宣撫使以鎬副之貝州平遷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諸將悉超遷都虞侯士卒八千四百人第其功為五等每等遷一資彥博數推鎬功拜叅知政事已而疽發背帝謂輔臣曰鎬忠亮有勞及其未亂思一見之臨問惻然曰方賴卿謀國事何遽被疾鎬氣奄猶能頓首謝翌日卒諡文烈鎬端挺寡言所至安靜有體而遇事不苟為世所推重王則者本涿州人燕饑流至恩州自賣為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為小校恩冀俗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圖讖諸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侍世初則去涿毋與之訣別刺福字於其背以為記妖人因妄傳字隱起爭信事之而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連德齊諸州約以慶曆八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亂河北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期亟以七年冬至叛時知州張得一與官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得一走保驍捷營賊焚門執得一囚之兵馬都監內殿承制田斌以從卒巷鬪不勝而出城扉闔提

點刑獄曰京任黃裳持印棄其家縋城出保南關賊從
通判董元亨取軍資庫鑰元亨拒之殺元亨又出獄囚
囚有憾司理參軍王獎者遂殺獎既而節度判官李浩
清何令齊開主簿王湊皆被害則僭號東平郡王以張
巒爲宰相卜吉爲樞密使建國曰安陽勝所居門曰中
京居室廐庫皆立名號改年曰得聖以十二月爲正月百
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涅其面曰宜軍破趙得勝旗
幟號令率以佛爲稱城以一樓爲一州書州名 循其
徙爲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縋城下者日衆於是令守者
伍伍爲保一人縋餘悉斬有州民汪文慶郭斌趙宗本

汪順者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爲內應夜垂縋以引官
軍旣內數百人焚樓櫓賊覺率衆拒戰初官軍旣登欲
專其功斷縋以絕後來者及與賊戰兵寡不敵與文慶
等復縋而下是夜城幾克則期正月十四日出要劫契
丹使謀者以告鎬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門賊果以數百
人夜出伏鎬皆就獲賊峻不可攻乃爲距闔將成爲賊
所焚遂卽南城爲地道日攻其北牽制之及文彥博至
穴通城中選壯士中夜由地道入衆登城賊縱火牛官
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閤門祇候
張綉緣壕與戰死之總管王信捕得則其餘衆保村舍

皆焚死檻送則京師支解以徇則叛凡六十六日
王堯臣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人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
丞通判湖州召試改秘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會從父
冲坐事出堯臣知光州父喪服除爲三司度支判官再
遷右司諫國皇后薨議者歸罪內侍都知閻文應堯臣
請窮治右右侍醫者不報時上元節有司張燈堯臣俟
乘輿出自上言后已復位號今方在殯不當遊幸帝爲
罷張燈擢知制誥同知通進銀臺司提舉諸司庫務知
審刑院入翰林爲學士知審官院陝西用兵爲體量安
撫使將行請曰故事使者所至稱詔存問官吏將校而
不及於民自元昊反三年于今關中之民凋弊爲甚請
以詔勞來仍諭以賊平蠲租賦二年仁宗從之使還上
言陝西兵二十萬分屯四路然可使戰者止千萬賊衆
入寇常數倍官軍彼以十戰一我以一戰十故三至而
三勝由衆寡不侔也涇原近賊巢穴最當要害宜先備
之今防秋甚通請益團土兵以二萬屯渭州爲鎮戎山
外之援萬人屯涇州爲原渭聲勢二萬屯環慶萬人屯
秦州以制其衝突且賊之犯邊不患不能入患不能出
也並塞地形雖險易不同而兵行須由大川大川率有
砦柵爲控扼賊來利在虜剝人自爲戰故所向無前若

延州之金明塞門砦鎮戎之劉播定川堡涇州山外之
羊牧隆城靜邊砦皆不能扼其來故賊不患不能入也
既入漢地分行鈔畧驅虜人畜劫掠財貨士馬疲困奔
趨歸路無復鬪志若以精兵扼險強弩注射旁設奇伏
斷其首尾且追且擊不敗何待故賊之患在不能出也
賊屢乘戰勝重掠而歸諸將不能追擊者由兵寡而勢
分也若尚循故轍必無可勝之理又論延州鎮戎軍涇
州山外三敗之由皆爲賊先據勝地誘致我師將帥不
能據險擊歸而多倍道趨利兵方疲頓乃與生羌合戰
賊始從鐵騎衝我軍繼以步溪挽疆注射鋒不可當遂

致掩覆此主帥不思應變以懲前失之咎也願敕邊吏
常遠斥候遇賊至度遠近立營砦然後量敵奮擊毋得
輕出詔以其言戒邊吏時韓琦坐好水川兵敗徙秦州
范仲淹亦以擅復元昊書降耀州堯臣言二人者皆忠
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又薦种世衡狄青有將帥才明
年賊果自鎮討軍原州入寇敗葛懷敏乘勝掠平涼潘
原關中震恐自邠涇以東皆閉壘自守仲淹自將慶州
兵捍賊賊引去仁宗思其言乃復以琦仲淹爲招討使
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人而使堯臣再安撫涇原初曹
瑋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砦募弓箭手給田使耕戰

自守其後將帥失撫御稍侵奪之衆怨怒遂劫德勝砦將姚貴閉城畔堯臣適過境上作書射城中諭以禍福衆遂出降乃爲申明約束如舊而去既還上言自陝西用兵夏竦陳執中並以兩府舊臣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止爲經畧安撫副使既而張存知延州王沿知涇州張奎知慶州俱是學士待制之職亦止管勾本路總管司事及竦執中罷四路置帥遂各帶都總管及經畧安撫招討等使因而武臣副總管亦爲副使今琦仲淹龐籍旣爲陝西四路都總管緣邊經畧安撫招討等使四路當稟節制而尚帶經畧使名者九人

各置司行事各號不異而所稟非一今請遂路都總管副總管並罷經畧只克緣邊安撫使旣而滕宗諒亦以爲請遂罷之又言鄜延環慶路皆險固易守惟涇原自漢唐來爲衝要之地自鎮戎軍至涇州沿涇河大川直抵涇邠畧無險阻雖有城砦據平地賊徑交屬難以捍防如郭子儀渾瑊常宿重兵守之自元昊叛命數年由此三入寇朝廷置帥府於涇州爲控扼關陝之會誠合事機然頻經敗覆邊地空虛士氣不振願深監近弊精擇將佐其新集之兵未經訓練宜易以舊人儻一路兵力完實則賊不敢長驅入寇矣因論沿邊城砦控扼要

宋史卷二百九十三
列傳 三十三
害賊徑通屬及備禦輕重之策爲五事上之又請涇原五州營田益置弓箭手及請徹潼關樓櫓皆報可以戶部郎中權三司使辟張溫之杜杞十餘人爲副使判官時入內都知張永和建議收民餽舍錢十之三以助軍費堯臣入對曰此衰世之事召怨而携民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亂也度支副使林維畏永和附會其說堯臣奏黜維議乃定夔州轉運使請增鹽井歲課十餘萬緡堯臣以爲上恩未嘗及遠人而反牟取厚利適足以歛怨罷之遷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爲羣牧使丁母喪服除轉右諫議大夫初學士蘇易簡丁度皆自郎

中進中書舍人克承旨及堯臣爲承旨不遷官意宰相賈昌朝所抑及是文彥博爲相因其歲滿遂優遷之
大享明堂加給事中與三司更議茶法較天下每歲財賦出入上其數遂拜樞密副使會儂智高反請折廣西宜容邕州爲三路以融柳象隸宜州白高竇雷化鬱林儀藤梧龔瓊隸容州欽賓廉橫潯貴隸邕州遇蠻人寇三路會支郡兵掩擊令經畧安撫使守貴州以統制焉益募澄海忠敢土軍分屯運全永道三州米以餉之罷遣北兵遠戍時狄青經制嶺南詔青審議以爲便居樞密三年務裁抑微倖於是布京城然仁

宋史卷三十一
外傳
宗不以爲疑也以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久之帝欲以爲
樞密使而當制學士胡宿固抑之乃進吏部侍郎卒贈
尚書左僕射諡文安堯臣以文學進典內外制十餘年
其爲文詞溫麗執政時嘗與宰相文彥博富弼劉沆勸
帝早立嗣且言英宗嘗養宮中宜爲後爲詔草挾以進
未果立元豐三年子同老進遺稿論父功帝以訪文彥
博具奏本末遂加贈太師中書令改諡文忠

孫抃字夢得眉山人六世祖長孺喜藏書號書樓孫氏
子孫以田爲業至抃始讀書屬文中進士以大理評事
直集賢院通判絳州召試學士院除太常丞直集賢院
爲開封推官判三司開折司同修起居注以右正言知
制誥遷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史館修撰累
遷尚書吏部郎中抃雖久處顯要罕所建明皇祐中以
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制下諫官韓絳論奏抃非糺
繩才不可任風憲卽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
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許人爲風采捷給若
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
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仁宗察其言
趣視事且命知審官院抃辭以任言責不當兼事局乃
止在臺數言事不爲矯激尤喜稱薦人才帝欲除人內

都知王守忠領武寧軍節度使抃奏罷之溫成皇后葬以劉沆爲監護使抃奏沆爲宰相不當爲后妃護葬喪事時又議爲后建陵立廟抃率官屬言非禮因相與請對固爭不能得伏地不起帝爲改容遣之御史請罷宰相梁適未聽抃奏曰適在相位上不能持平權衡下不能篤訓子弟言事官數論奏未聞報可非罷適無以慰物論宰相陳執中婢爲嬖妾張氏榜殺置獄取證左執中弗遣有詔勿推抃復與官屬請對論列疏十上適執中卒皆罷改翰林學士承旨復兼侍讀學士帝讀史記龜筮傳問古人動作必繇此乎對曰古有大疑旣決於

已又詢於衆猶謂不有天命乎於是命龜以斷吉凶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聖人貴誠不專人謀默與神契然後爲得也帝善其對諫官陳升之上選用責任考課轉運使三法命抃與御史中丞張昇典之卒亦無所進退焉再遷禮部侍郎抃又居侍從泊如也人以爲長者旣而樞密副使程戡罷帝欲用舊人卽以命抃歲中叅知政事抃性篤厚寡言質畧無威儀居兩府年益耄無所可否又善忘語言舉止多可笑好事者至傳以爲口實御史韓縝彈奏之罷爲觀文殿學士同羣牧制置使復兼侍讀學士英宗卽位進戶

部侍郎告老以太子少傅就第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懿
田况字元均其先冀州信都人晉亂祖行周没于契丹
父延昭景德中脫身南歸性沈鷲教子甚嚴累官至太
子率府率况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舉進士甲科補江
陵府推官再調楚州判官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舉賢良
方正舉大常丞通判江寧府趙元昊反夏竦經畧陝西
辟爲判官時竦與韓琦尹洙等畫上攻守二策朝廷將
用攻策范仲淹議未可出師况上疏曰昔繼遷擾邊太
宗部分諸將五路進討或遇賊不擊或戰衄而還又常
令白守素馬紹忠護送糧餉於靈州諸將多違詔自奮
蒲洛之敗死者數萬人今將帥士卒素已怯懦未甚更
練又知韓琦尹洙同建此策恐未審稟服臨事進退有
誤大舉其不可一也計者以爲賊常併力而來我當分
兵以禦衆寡不敵多貽敗衄今若全師大舉必有成功
此思之未熟爾夫三軍之命係於將帥人之才有大小
智有遠近以漢祖之善將不若淮陰之益辦况庸人乎
今從知大衆可以滅敵而不思將帥之才否此禍之大
者也兩路之人衆十餘萬庸將驅之若爲舒卷賊若據
險設伏邀截衝擊首尾前後勢不相援一有不利則邊
防莫守別貽後患安危之計決於一舉其不可二也自

西賊叛命以來雖屢乘機會然終不敢深寇郡縣以饜其欲者非筭之少也直以中國之大賢俊之盛甲兵之衆未易可測今師深入若無成功挫國威靈爲賊輕侮或別墮姦計以致他虞其不可三也計者又云將帥雖未足倚下流勇進或有其人自劉平石元孫陷沒士氣挫怯未能振起今兵數雖多疲懦者衆以庸將驅怯兵入不測之地獨其下使臣數輩于賞蹈利欲邀其功未見其利其不可四也計者又云非欲深絕沙磧以窮妖巢但淺入山界以挫賊氣如襲白豹城之比臣謂乘虛襲掠既不能破戎首拉兇黨但殘戮孱弱以厚怨毒非

王師吊伐招徠之體然士出無策爲彼之所爲亦當霆發雷逝往來輕速以挫其不備今與師十萬鼓行而西賊已清野據險以待我師何襲挫之有其不可五也自元昊寇邊人皆知其誅賞明計數黜今未有間隙可窺而暴爲興舉計事者但欲決勝負於一戰幸其或有所成否則願自比王恢以待罪勇則勇矣如國事何其不可六也昨仲淹奏乞朝廷敦包荒之量存廊延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未行討伐容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若使涇原一路獨入則孤軍進退憂患不淺傳聞賊謀俟我師諸路入界併兵以敵此正陷賊計中其不

可七也以臣所見夏竦韓琦尹洙同獻此策今若奏乞
中罷則是自相違異欲果決進討則又仲淹執議不同
乞召兩府大臣定議但令嚴設邊備若有侵掠卽出兵
邀擊或賊界謹自守備不必先用輕舉如此則全威制
勝有功而無患也於是罷出師議况又言治邊十四事
遷右正言管勾國子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專供諫職
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嘗面奏事論及政體帝頗以好
名爲非意在遵守故常况退而著論上之其畧曰名者
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
而鴻烈休德俾若日月不能纖晦者有實美而然也設

或謙弱自守不爲恢闓睿明之事則名從而晦矣雖欲
好之豈可得耶方今政令寬弛百職不修二虜熾結凌
慢中國朝廷闕下民橫罹殺掠竭瀝膏血以資繕備
而未免侵軼之憂故屈就講和爲翁張予奪之術自非
君臣朝夕匪債大有爲以遏後虞則勢可憂矣陛下若
恐好名而不爲則非臣之所敢知也陛下倘奮乾剛明
聽斷則有英虜之名行威令懾姦兇則有神武之名斥
奢汰革風俗則有崇儉之名澄冗濫輕會歛則有廣愛
之名悅亮直惡巧媚則有納諫之名務咨詢達壅蔽則
有勤政之名責功實抑偷幸則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

不爲則天下何所望以平乎抑又聖賢之道曰名教忠
誼之訓曰名節羣臣諸儒所以尊輔朝廷紀綱人倫之
大本也陛下從而非之則教化微節義廢無耻之徒爭
進而勸沮之方不行矣豈聖人率下之意耶時邊奏契
丹修天德城及多緝堡砦况意其畜姦謀乃上疏曰朝
廷予契丹金帛歲五十萬腹削生民輸將道路疲弊之
勢漸不可久而近西羌通款歲又予二十萬設或復肆
貪瀆再有規求朝廷尚可從乎臣至愚不當大責每念
至此則惋嘆不已矧兩府大臣皆宗廟社稷天下生民
所望而繫安危者豈不爲陛下思之哉每旦垂拱之對

不過目前政事數條而已非陛下所以待輔臣非輔臣
所以憂朝廷之意也有唐故事肅宗以天下未乂除正
衙奏事別開延英以詢訪宰相蓋旁無侍衛獻可替否
曲盡討論今北敵桀慢而河朔將佐之良愚中兵之善
窳道路之夷險城壘之堅弊軍政之是否財糧之多少
在兩府輔臣實未有知之者萬一變發所忽制山中出
少有差跌則事不測矣如前歲蕭英劉六符始來和議
未決中外惶擾不知爲計此臣所目觀也和議旣定又
復恬然若無事者是豈得爲安哉願賜燕閑召執政大
臣於便殿從容賜坐訪逮時政專以慮患爲急則人人

惟恐不知以誤應對事事惟恐不集以孤聖懷旦夕憂
思不敢少懈同心協力必有所爲今不以此爲務而日
以委瑣之事更相辨對議者羞之臣叨備近列實係朝
廷休戚惟陛下不以人廢言尋爲陝西宣撫副使還領
三班院保州雲翼軍殺州吏據闕城叛闕詔况處營
田汰諸路宣毅廣捷等冗軍策元昊勢屈納款必令盡
還延州侵地毋過許歲幣并人中青鹽請戮陝西陷歿
主將隨行親兵其論甚偉然不盡行也有奏議二十卷
始契丹寇澶州畧得數百人以屬其父延昭延昭哀之
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延昭生八男子多知名况長子

也保州之役况阼殺降卒數百人朝廷壯其決後大用
之然卒無子以况子爲後

論曰時治平而文德用則士之負藝致位政府宜矣李
諮程戡曉暢吏事諮變茶法雖浮議動搖乍行乍止卒
無能易其說戡任邊寄守以安靜非必智謀抑所遇之
時耳嶠尚莊老以善著稱張觀丁度孫抃世推其德性
淳易而盛度每爲寮友猜憚心迹固何如也戡明偉宏
放亦一時之俊堯臣議論敏正誼而不謀利其最優
乎鎬堅正寡合馭軍嚴臨事果其安撫河東邊塞後來
父老道其舉動措置輒嗟嘆追思况有文武才畧言事

精暢然欲懲兵驕迺降卒弗忌陰禍惜哉

宋史卷二百九十一

列傳

三十

宋史卷二百九十一終

